



豹陵集目錄卷之十五

序

東巡疏草序

醉月館詩序

雲山志別

賀鄧丞遷武昌參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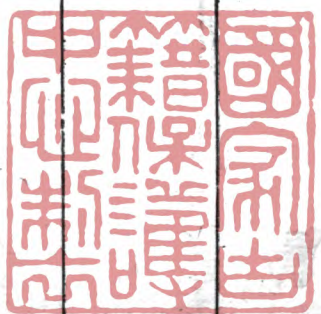
代

賀李氏卜居新第序

賀韓藥陟舉秀才序

壽鄒母七袞序

代賀畢振宇舉元子序



樂顧述 代

題琴士玄一卷首

落花詩序

刻保產痘疹合編序

烏陣驅蝗序

賀胡揮使序

賀曹河泠飲鄉庠序

賀楊翁八袞序

賀常光祿飲鄉庠序

代

羅古堂書目序

續羅翠錄引

賀陳邑侯膺薦序

刻獨言序

賀陳侯玉臺考績承恩序

賀長垣王貢元龍起圖序

送楊鳳雛府丞遷

德藩右相序

賀河廳潘攝篆底績序

代賀江邑侯考成序

代賀江侯奏績天官序

近蟾館約序

代賀王學博遷桂陽序

賀范司李考績序

代賀王憲副遷兵憲序

賀滕尉膺獎序

少微庄詩序

面壁齋集序

豹陵集卷之十五

序

東巡疏草序

異哉王公之叱五花而東也卽爲東民請命曰
淺而滋萑苻綠林之生發深且有黃巾赤眉之
隱憂所謂達者見未然公之謂乎其所以思爲
之所者已進東土而室廬進東民而嬰兒之矣
已而控災籲澤之疏聯翩而上皆纒纒千餘言

不翅殫監門之繪而寫鴻鴈之羽也至於銓官
措餉諸章不獨惠此一方民凡所以敷主上之
德意燎兵民之情形豫曲徙之長計極拮据之
苦心者皆廟堂今日之急也已而妖民倡亂山
左蝸蟾公時瓜期已及猶復連疏入告請兵請
餉議勦議撫真米聚而眉列也覷揭竿之衆直
兀土腐肉耳是以天戈所指縛馘相屬以奏蕩
平之績皆一一如公指則公之所長寧直磨墨

楯上作露布文耶至救時十六款鑿鑿碩畫瞿
瞿却顧想芸局中必有采而紀之者則忠愛自
堪千載不但文字之可傳也若以文則又追駕
史漢尤近來奏牘中所希覲者襍之陸宣公諸
牘其奚以辨予知東巡疏草之必千載也予闡
中之牘辱公堊鼻之斤至懸以程多士今公疏
草具在予曾不能一辭贊焉惟是類之墳典日
爲諷哦而已其立朝諫草具四匭中者尚肯統

以惠我乎

醉月館詩序

詩者休明之鼓吹也今聖人在上取竹嶰谷則律緹管有志乎盛世之音故天下之詩先肇之家青蓮人少陵蓋幾幾乎錄鏗遜響而拊擊有餘音矣年友吉齋周君當抱膝廩延時誅茅爲醉月館雪香雨艷唾月吹烟剛竄百家進退六朝拈鬚嘔肝嗜吟特甚時焉野烟冑窓蘿影搖

幌顧兔來照簷雀俱寂吉齋發醅自酌醅顏獨嘯據梧倚樹得句書蕉是以署館曰醉月而署詩卽曰醉月館也洎乎蹇策公車袍明御柳傳語春殿著績冬官勅捧銅龍關樞青雀閱歷日博風雅益富予過青源而讀之則洋洋纒纒蓋馳騁乎青蓮少陵之間而落落灑灑依然醉月館中曠逸飛舞之神韻也故吉齋類梓之而予曰詩麗乎樂者也樂本乎黃鐘詩衷乎雍勺吉

齊之詩力追正始誠清廟明堂之響也是可以
配金石而附伶倫矣予豈阿所好哉

雲山志別

予自舞勺來八更事邑大夫矣辱延賞者每與
同輩有異駝骨不媚豈佞僂以爲市也抑寧諸
大夫之私有暱就以獨作之緣母亦惟是毫楮
間臭味偏深而昌歎羊棗遂觸其孤嗜乃爾乎
壬戌冬初則曹侯分竹以至望其人哲而頗磊

落而有致度已叩其言則鏘錡而淵卓蓋歸墟
以爲藏而出之以澄霽故令人醉其醪而不驚
居久之政行令施邑之人若饑十日而得太牢
也復以嗜痴者暱予旣優之以顏色而復厚狗
其私若慈母之畜驕子覓梨與梨覓栗與栗卽
時觸其啼恒貶嚴顏以相向而景升兒尤借品
題以剪拂其駑下而錦障泥故無恙也則春風
之嘘固在百卉之先矣侯旣三年報政天子賜

璽慰勞以兩尊人曾以仲子贈官寵無疊加僅
官侯如例且審侯非百里材進亞二千石以佐
建武之政邑人士以侯遷太遠登聞又遠不可
擊叩之監司留侯仍視篆如故侯新令尹至乃
始解印綬而西邑人士之截鐙留鞭者絡繹達
於夷門予携兒羽明設祖帳於白雲山房三卒
爵而後去予不能釋然於車輪之下漫爲長歌
且以當泣云爾

賀鄧丞遷武昌參軍序

代

予旣抱膝菟裘離冶城蓋三十里而遙且長河
帶其中或踰歲再踰歲盤輿不至彈琴之室其
不至哦竹之室可知也而令丞諸君或以間問
予以水濱又多與之左率題午去是以予與鄧
君其把臂未數數云然予目鄧君未數數耳鄧
君固已數數目予也投閑有年不敢爲朝廷備
一裨官而于吾邑實繕一野史其自令丞而下

其有善狀可錄得之社翁隣叟之口者無不題
之蕉蒲若曰以俟後之君子爲邑乘之增入耳
蓋鄧君自楚遷蘭今復自蘭遷楚受事者三周
星矣據社翁隣叟之碑于口子之史于蕉蒲其
崖畧之可指數者則有若其局中之司曰軍曰
賦自有君之按籍而清而戍無脫伍家無匿丁
往之以逃逋株連者追攝畧無虛日君若譜其
系而理論遣之罔馬一按九方歎之法削竹披

花雲錦成羣用是弗有斥去者而其按期練閱
砥以袍澤之義弓兵亦皆臂弩投石思以自效
向者三韓之役他邑騷然報擾而君勸以敵愾
遂得組練若而人其精悍甲諸軍上于今幕府
亦皆署爲前茅併才君之善於簡練云頻歲旱
蝗相屬其素封之家困倒橐垂而柝無衣盎無
儲者比屋而是君惻然曰匪朝伊夕民之絲穀
可念也旣緩其期又數易其期未嘗遣一催科

之役也而襁纒相屬宿逋爲清監守諸公知君
之優于局內也歲發金數萬俾之易米以輸臨
德等庾君亦不憚櫛沐交市於青齊間歲得粟
數萬斛以實倉窳粟旣精鑿而收暴有法詹吏
按籌較之率多贏于額歲縮金數千以歸之薇
省漕使者亟獎之日遼左糜餉餘艘啣尾使持
籌者其勤勩節省如此大司農可以無煩仰屋
矣其事令君也肅肅然其虔也侃侃然其諍也

商可畧否無不嘔喻受之倚之爲左右手其河
務之乏也則櫬權之勞波濤之險所必蹈也長
堰之穴蟻料廠之積蠹所必窒也其捕務之乏
也則保甲之法重門之柝所必飭也彩棒之威
稜黃綬之奔走所必躬也年來閭左阻饑則懇
請於上得發粟爲糜日進羸者而親哺之所活
歲以萬計而值旱則齋宿步禱必至甘霖應祈
而後已卽今春之人人思徙非君之勸止百端

恐按堵未若茲也蓋君故名家子精公車業數
舉于鄉而艱于一雋其治績雪燼一時亦其夙
養之緒餘哉茲稍遷叅武昌軍武昌故庾開府
駐節處當時幕賓如殷孟輩風流絕代其往事
膾炙人口君往矣鳳凰鸚鵡之勝當以綸羽收
新天子破格用人才君者且躡而上之武昌殆
非所以貯之也

賀李氏卜居新第序

夷門李生韶令文弱性具夙慧少受書穎快異
羣兒且資識機黠籌算宏遠長遂棄書學賈嘆
曰丈夫三倍可識何必索萬倍殘卷中不見老
儒皤然圭竇粗糲不能望其腹鶉結不能掩其
體彼亦窮此而誤焉者耳乃負簞於敝邑敝邑
大不踰三家邨市不過一閭李生與兄弟各貿
一物物涌貴則平其直物有先貸而後償者亦
不增其直物之從負販來者又率多與其直故

以金買物者望李生之塵而來曰孰有不過索人直如李生者乎有以物買金而來者曰孰不貶人直如李生者乎故李生兄弟寓茲未十年所遂據雄貨然李生買也而儒雅親人見人送巡左辟士大夫亦以此多之國中皆與之遊李生舊僦居西門下交遊日盛屢積戶外弗能容客滿座中弗能容轍交巷內弗能容或勸之曰湫隘似不宜君君盍更諸爽塏乃以三百千買

宅而徙居焉宅負陰而抱陽其門展峻可以入車其堂敞麗可以揮塵其廡闕邃可以居貨其寢翹幽可以安筦簟從此而金環犀轡高車過也門多駢填之音矣陽羨烏程主賓歡也堂多彈鋏之韻矣輦輪航運珍瑰盈也廡多陸海之積矣珠胎玉樹椒實衍也寢多熊羆之夢矣卜居如此陶白不從茲起哉漢卜式以善封殖爲關內侯李生由此而入貨爲郎致身融顯更築

連雲之第此又不足以留之也賀李生者其無忘予言哉

賀韓藥陟舉秀才序

予嘗謂士子卅首受書不至於拄天維地作一代名宰相書擔固未休也今人志不遠期以書爲餌有倖一第而謝去者有倖一科目而謝去者有倖一鄉貢而謝去者甚則有倖一青衿而謝去者夫一青衿遂足爲讀書結局則書之程

途亦甚促書之趣味亦甚薄是不特英雄笑人而閭井之庸夫市兒亦且睥睨而竊笑也是何異月鈎霓線得一鱗而歡然却釣也哉韓生藥陟藩司掾見亭子其人頗秀清脫而文亦肖之見亭故素封俠而好客且公正無私附故邑中縫掖者少無人不交慶吊解夢無事不與朱戶青帘無地不飲高春三商無時不醉薇省闈中無處不混跡秦淮閩粵無名區不遊覽醮壇神

社無勝會不雅集蓋所謂市隱吏隱隱君子也
其教藥陟也不憚賣金買書望其爲青衿也何
趨農之望歲哉藥陟向累試累摧使問業於予
予教之曰無徒將自遂問所期予曰無徑將自
集問所竇予曰無營將自致韓生遂益攻苦未
期月也而與羽明兒同補弟子員予因申而告
之曰嘻吾見里中之爲青衿者矣富者鮮衣怒
馬目若望雲貧者亦驕語嫚罵口如掣電牀頭

殘卷徒抱良弓走狗之嗟賈手新編空做充棟
汗牛之架不幾青衿爲結局也哉故爲童子時
非無頭角稜稜者慧識遠神者穎筆秀句者一
着青衿遂一切埋沒並其骨氣亦俗而不可醫
矣藥陟勉之哉鼎軸事業何非從此步起何非
向此中求急宜荷擔而趨無其輟擔而願息矣

壽鄒母七袞序

南昌鄒子字思謙研徹書義兼毛詩戴禮各抉

其輿弱冠爲諸生屢蹶秋比因而授徒江北青
徐海岱之士多出其門下通籍縮綸者近三十
餘人絳紗所設執經問難屢繫繫戶外也已未
秋杪思謙方教授浚邑浚人士爲予言浚而得
思謙爲司南浚寤矣因偶舉所析微難義數指
化腐破譎真得紫陽衣鉢者予領之以語所知
亟欲得思謙逼予爲介紹以請於門下士時思
謙卒業於浚遂移帳仄館予及兒羽明併諸友

幾五十人剖疑質信畧無暇晷偶間則予進而
觴之思謙中座而嘆曰僕負笈出遊爲母氏菽
水計耳然而歲一寧堂下彩衣之謂何哉母茲
悅辰迫矣歸哉歸哉舌耕終歲將母不遑予則
虧子情多矣予慰解之且請曰予旣爲通家子
則母氏履畧所快聞也思謙却座正襟而前曰
母晏姓故名家子敏睿識大義歸先君以勤勤
佐之履綦無缺母絲父誦相勗罔輟旣而白鶴

海飛黃鵠自托琅琅清節雖里婦邨姑舌詡惟
同其教俊也則又殺豚示信和膽勸讀且云而
父種學績文泯泯賈志以歿克成父業非小子
其誰俊每戰北獻則母未嘗憂見乎色開慰再
三勉激備至俊則髮種種短矣今年母年登七
而拜膝下者猶是黑貂故態其奚以怡慈顏而
於稱觴間博一解頤而笑也隨命童子取巾箱
所貯詩文若干首皆海內名人思謙知己所爲

母壽者金妣瑤池之祝犀軸翟禕之祈言人人
殊畧盡介壽致語而予又奚說乎然人多爲母
期而予第爲思謙期也思謙磊砢半生睥睨一
世星文未暗翎羽自全出匣昂霄指顧不爽他
日植纛中原導輿江右予得從通家子之列一
望鶴髮進而述思謙告予之言以慰母心爾時
母之解頤而笑不猶踰於今日稱觴間博一解
頤而笑乎思謙以爲何如

代賀畢振宇舉元子序

嘗竊窺造物之嬗化亦大似乎有心也彼毛羽
鱗介蝮動喙息之屬不靳多子以予之而於人
則若靳蓋貴之也彼圭窬繩樞啜菽拾橡之家
亦不靳多子以予之而於富貴之家則若靳亦
貴之也蓋生富貴之家而爲之子其生也銀盆
金錢以洗之繡襪文茵以安之其稍有知識也
犀錢玉果以弄之鳩車竹馬以嬉之其再長也

錦軸牙籤以教之名師勝友以羣之橐中百萬
之青蚨西疇千頃之綠縹極祖父累世之積以
付之是以造物者若或靳之也而不知者反怪
其太遲于是設爲天問而以仁人昌後之說焉
不然者及其弓鞬懸於門湯餅譁於室羔酒克
於閭乃始悟天之報德者不爽而靳之也者貴
之也如振宇畢君少纂其家學而耕桑之典劇
于詩書是以父叔兄侄籍甚子衿而獨有丘壑

之志藏名琴酒娛性棊槩而于人一無所藏否
徜徉以遊于世鄉里之人多待之以舉火而樂
予者不倦也乃生平儉子行年五十始舉今丈
夫兒聞之而造其庭者屢委于戶外不可勝數
振宇一一發宿醅數百甕遍而壽之人人拍浮
而去又一年衆謀釀金市戟印各一再造其庭
索兒出而試其週而問予之一言以券異日子
曰中興之數已開新天子冲齡英特天必生一

名世以輔之是兒也不先不後而生于龍飛之
初天之有心于昌家運者其有心于昌國運乎
予所以云造物之嬗化亦大似乎有心也予且
拭日以驗予之言

樂顧述代

予當髮未燥才解讀書獵癸丑諸墨得李夫子
卷卽大叫繞屋跳躑聲快不絕予之父呼予而
問者至再而予不聞也然爾時所以稱快者不

獨以其可駕諸元魁之上自五百七百之數一
爽而微言不絕者如綫文乃在斯哉意者其聖
人與吾師乎吾師乎吾將從之遊矣旣而購諸
稿讀之益信其爲今之夫子從遊之志益決久
之父則禁之曰兒方黃吻負笈故非其宜誠欲
事李夫子第少須之安得遽步邯鄲而希國士
之遇乎雖未果往夫子帖括之上卽門墻予伊
吾之中卽步趨恍乎夫子之揖我而提命之也

更幾年而夫子補令浚儀浚儀距敝邑不能以
舍計也我不能重繭而就夫子天乃以夫子賜
我哉則夫子之鳧翼方哉小子之雉已在門矣
乃夫子已知有門外之互鄉則先使人詢其夷
甲曰未弱冠也詢其業曰易詢其請曰贄以文
夫子蓋未了几案間事卽屏而進之于庭亟索
所持于袖中便疾涉之一一叫快亦猶予之叫
快于夫子也已而畀以海月樓菴並麟經諸刻

海月樓故所服膺而麟經諸刻創睹之而知罪
之心恍可遯之當日公穀左胡亦所北面退而
曰吾其爲春秋乎遂請於夫子而徙業焉然夫
子之詔予也進乎魚而予之事夫子也勉之淵
蓋無儲而不爲之傾無言而不爲之竄予乃駸
駸乎非復私淑之舊予益矣夫子曰爾齧膝種
也宜享金埒絕塵移駒耳辛酉之役予遂以麟
經舉于鄉父謂予曰兒本駑駒剪之拂之竟以
千金鬻非夫子伯樂之一顧將不以伏櫪終邪
國士之遇見其志之哉洎謁夫子于浚夫子歡
愈平生出二子見予真赤汗也予長價于夫子
此渥洼駒而奚不遄焉千里然夫子久有銓衡
之望則國馬之待相者指不勝鞠天閑中未審
可以着予否也

題琴士玄一卷首

當先君子見背哀毀幾至滅性有客稱玄一子

抱絳綺詣予爲予鼓烏夜啼之曲金徽初度玉
筋欲枯泫然者久之情益不自勝請變其音爲
迤柔平中掩淚聽之恣然汗出豁然病已予曰
美哉颯颯乎松風鶴韻實起我乎不意子於龍
唇鳳翮中作七發也居數日告去予從此宿痼
盡洗越二暑予方閉關却掃娛弄水石聞剝啄
聲急門者止之不以告予想其聲似玄一子命
童子延之入大笑曰武陵閉何深也留齋中閱

月一日午倦玄一子坐而鼓琴予卧而聽之已
而睡去夢登蓬玄浮渤澥又夢泉聲琮琤瀉落
兩峰間石魚負樽而出遽然而覺玄一子坐鼓
未輟予友傍喙曰蔡琰六歲女尙於卧中知絃
絕今玄一三易絃而君不覺無乃志不在乎予
曰予正深於琴者也子以聽聽予以不聽聽玄
一子志在山水子聽而不得予夢而得之又安
知予不聽之非聽也一日玄一子持畫卷一軸

爲李桂石筆其中巍巍蕩蕩略盡其致索予一言題其前且告去甚急因信筆序之

落花詩序

詩大家莫衆於唐而義烏諸君子磊落不偶論者謂天之妒才如人也蕭公負名于時垂四十年而目不過孝廉位不過縣大夫豈公之才祇應爾爾余謂天之妒公而阨之遇無乃其愛公而藉之名乎公嬰夙疴亦垂四十年凡七上春

官皆輿疾而師不成壘而退戰奚罪哉然身不任羅綺手不任觚墨據梧吟弄在在豪趣勃勃欲飛欲舞襍之唐大家中略無以辨所刻劒映鳴僅載其什之一耳古錦囊中藏未讐者千百十首洎後縮綬着屐時閑題偶韻又千百十首葭莩有請梓之以行者公未許也輕薄子以詭謀詒之去公笑曰我得之我失之今而後吾知其免於彈劾也公無意半通弟侄輩慙慙之筮

隴西令居數月遽解綬印歸天官氏屢檄改除
公曰東臯可嘯寧復蹈折腰行徑耶竟不應吟
弄之興視前愈劇開府漆園李公有落花詩三
十篇東海于文若故韻也余見而喜之爲邯鄲
之步焉以政于公再二日公以一笥來則亦與
李公賡者也藹霍都麗每誦一句則玫瑰俱飛
蝴蝶欲撲真紙上天工哉如子楓落五字寧不
掩兌反走乎請錢焉辭曰世俗所重身上物非
口中物也其無以此爲詭之覆乎予曰義烏諸
君子今誰黯黯視之千秋之業自有爲千秋眼
者請錢焉

刻保產痘疹合編序

玉臺陳侯之撫敝邑也每見有父不保其子兄
不保其弟夫不保其妻則淚泫泫下每於坐譚
揮塵時言及夭壽不齊之故生死忽變之事則
淚泫泫下卽在滿堂宴笑歌管喧襍之處爲戲

劇者偶及哀慟乖離則淚泫泫下此何心父母
之心也父母之爲子也當其未孕惟恐其不孕
也孕矣其未育惟恐其不育也育矣護之惟恐
其不至保之惟恐其不全何也恐其疾也偶疾
矣藥之惟恐其不痊禱之惟恐其不應何也恐
其殤也至於痘則父母之心愈不可狀矣當痘
之未出恐其痘也其方出恐其不良也出而良
恐其變也出而不良又恐其不變也出而惟恐

其不起也起而惟恐其不鮮也鮮而惟恐不歷
也又惟恐其疾厲也厲而又恐不落也甲已落
又恐其風之賊而入也此時此心破矣碎矣顛
矣駭矣方且欲逃之方且欲視之方且欲代之
方且欲免之此父母之心也而公之愛我民亦
若是則已矣卽其見之政何非其保赤之心哉
厚爲儲以哺之勗爲塾以誨之小其杖捐其賤
以卹之除積累積苦以寬之何非其嫗育一念

而以一邑祿也隣蝗而我烏爲之驅隣水而我獨免於昏墊隣歉而我豐於獲且十倍焉何非其好生之心冥感而以爲旌乎公獲保產保痘二書與是心適然有會者急殺青以廣其傳梁子曰保赤子乃其如保赤子也仁不獨遍一邑遍一世矣不獨遍一世及萬世矣溥矣哉遠矣哉此二書行公之心行也夫

烏陣驅蝗序

當丙午之秋蟻蝗突來飛蔽天日過蘭七晝夜乃絕詢之農父有生年八九十未嘗見其異者所食禾黍略盡更五年辛亥再罹其患雖捕之者授錢授粟而相獮彌甚旣箕汙邪削如也歲饑侯以是冬始受邑符乃效青州故事開倉哺之民用是以無憂於二鬴間歲大熟方穎粟時蝗復來視前敵愈張鋒愈迅所至一空農夫餉婦啼號大作聲震原野抵蘭忽有羣烏結陣待

之蝗方會食鳥輒怒飛而起利距長喙慘如刀
砧蝗之死於搏擊者什之二五被創者什之三垂
翅而遁者什之二隣郡皆苦蝗獨於蘭一無所
犯茲非鳥也力哉雖然茲獨鳥也力哉在昔輿
鼓啣珪集冠流屋鳥實有靈然皆有以召之矣
我候之翼我蘭也不翅鳥之翼其卵也其哺我
蘭也不翅鳥之哺其雛也其營我蘭也不翅鳥
之營其巢也其拮据而圖我蘭者或列之上大

夫之薦剡或騰之毗隸之口碑或形於紳士之
紀頌童叟之謳歌卽以方漢渤海諸君子何多
讓焉至於祥鸞之藹德擊鵠之雄威生魚齋馬
之清節剖鷄伏虎之明斷是所以却蝗者乎是
所以逐鳥者乎鳥奚知何以擊蝗奚知何以去
也一時謠頌遍作旁及隣郡皆詫其事而竊有
詠焉多以瑯筒見示者余彙之可得三十餘篇
將以傳之史局更有請者曰是固足以紀異今

有二事得不遺之乎麥獲十倍何如兩岐四隣
皆爲陽侯所嚙而蘭大有秋茲並醜可稱三異
者矣余曰然姑以此紀此二事者後當有作余
尙續紀之

賀胡揮使序

予向於歲晏計偕北上後數日將軍隨中丞節
來館予齋中逾年予罷春官歸乃先數日而將
軍已上大司馬矣將軍以儒將知名當世子方

倖一晤焉聽投壺之歌聆橫槊之賦者而竟兩
相左也悒悒者久之聞將軍之祖某公有奇勛
以執金吾世至大王父某公累遷至路將軍尊
人某公驍技絕人與將軍常同舉於鄉雖苔卧
綠沉人多以虎頭視之直指使者數以其名聞
本兵欲假之鵠印倚以一面旗鼓笑曰時方清
晏四無驚燖雖胸中百萬安所用之竟解職修
松菊盟將軍少機警有大志學書學劍更學爲

萬人敵其人多才善射且性喜爲詩每與同列
晏集吮毫選句意不可一世中丞李公見而奇
之留置碧油幕下曰此有事時飛將軍也使
之總標營總東西兩營又使之克中軍官蓋欲其
習鶴列諳豹韜爲他日秉鉞抗旌計也將軍以
補廕上大司馬天下集者以千計銀臺郎難之
以策將軍沆慨屬對有聚米借箸之畫焉奏第
一大司馬欲留之爲嫖姚將軍中丞遇我厚不

知所報願歸事焉待中丞旋里終生之志敢謂
後之乃竟受父爵歸梁子曰以予觀胡將軍真
中原玉壘哉輕裘緩帶望之一儒者也而虎視
龍驤卽廉李何多讓焉大梁控天地中卽搶攘
所不及也又有才若此牙旗十丈固可長恃無
恐矣異日燕然之勒麟閣之銘當宁者且裂萬
戶爲封則侯相實自應爾諸將軍其以予言券

賀曹河泠飲鄉庠序

河之陰有丈人焉世號之曰河冷翁翁少業鉛
槩能屬文不貪圭組日惟橫衿在牒每於古今
轉換之局滄海遷移之故豪傑蟠飛之致隱逸
枕漱之襟穆然神往若有概于中者邑大夫檄
爲椽翁笑曰是可以藏我矣隱于官者蓋十年
許及報績授冠服隱于家者又十年許然十年
中雖常代尉事以鞭朴從事鄉鄙而彈棊蒔花
雅有濠濮間趣及謁選拜州幕不赴致政居鄉

隱于林麓者又十年許十年中不問居積不見
官長草褐蒲衣蕭然高寄僅與二三野老向槐
影下說興廢事或對客坐隱負則浮大白相罰
然而世局之高低固無爭也翁有丈夫子二當
未弱冠時已同爲青衿高才逸韻時人方之元
季二方翁賣金爲兒市古籍芸籤縹帶絮絮鄴
架翁時掩松關其二子展卷煖清不廢伊吾鄉
人多推重者邑大夫以蒲輪迎之膠庠以嘉賓

之禮遇之時多以爲榮梁子曰河冷翁是稱隱
君子焉偶爾彈冠飄然解組翁之心遠矣哉今
杖履翩翩芹藻采采胡考之休又何量焉敢作
歌以侑稱觴而賀者歌曰茗溪兮嚴灘烟飛兮
水寒有叟兮容與筇杖兮籜冠晚軒冕兮躡羽
笑日月兮頽丸鳳毛兮楚楚待罡風兮送羽翰
翁胡不答東山之望翁胡不求勾漏之舟勇退
今何疾謔見兮達觀洋洋兮泮水將將兮八鸞

厭厭兮夜飲灩灩兮露溥圓橋兮觀望鹿鳴兮
歌殘鶴算兮遐引帝澤兮未餐

賀楊翁八袞序

予少從匡嶽先生遊於浚得與二懷君班草於
道風流自賞翩翩襟韻仙如也俄而載酒勞予
逆旅中呼一白綃來侑卮紅牙一度不覺頽醅
越數載會冲宇君於外兄家君蓋外兄冰清人
也昔云未見叔夜耶偶爾把臂殆與中散同一

豪况然初未知有尊人在也壬子十月外兄過
予曰岳祖希菴翁昌晨在邇弟試代言以賀因
詢知翁少業諸生有年嶸嶸不羣遂歛一第老
而留連烟霞中日策鳩杖看園丁灌畦或與二
三老人彈碁石上或時吟短句自娛龍鳳笙竽
不復時人韻調或含飴弄玄孫膝上今已長成
十八齡矣則進以縹緗勸之邑大夫高其逸致
賓之膠庠者且數歲今壽八十有奇三鳥飛來

知金約中定有遐算申輪皓詔會有自九天
下者况玉筍綦綦七葉珥貂應續其勝翁乎翁乎
又何必與絳樹錦囊爭駐顏術也請爲之歌歌
曰浚水今滌滌有叟今方曠映帶今六朝泳游
今十五國之風有子今萊綵紅有孫今寶氣橫
暈牛渚今重重當嚴節今屆玄英昔年紱麟今
流彩虹聚嫺儷今稱兕觥祝二少今捧長篙竚
看九芝今下丹楓

賀常光祿飲鄉庠序

代

不佞奉天子尺一冊兩邸以是有夷門之役便
歸浚謁松楸乘傳次於蘭憇於城隅方散冠箕
倨當松下風南溟因館人通刺班草於梁氏之
異撰堂年雖艾矣而有翩翩五陵之致把臂者
久之別來數月君已儼然於鄉庠正賓位矣禮
曰七十杖於鄉今君才五十有奇耳與茲盛典
蘭人之月旦君者可知也聞君大父復軒翁與

尊人景復翁皆賓于鄉夫榻笏鳴珂世爵而非
世德也今祖孫父子杖屨接於泮宮又何羨乎
五侯鯖耶當君大父與尊人爲鄉賓君以青衿
執醕隨其後今之執醕而隨君之後者更有兩
公子在兩公子皆赤汗駒也雙龍吼匣中久不
日脫去則紫誥馳封聖天子之濃恩正不止一
魚麗之旨多已夫鶴髮龍鍾頽然于上者鄉賓
也渥如黜如翩翩然不至隕越爲羞者亦鄉賓

也扶杖孤立更無佳子弟以爲之越承者鄉賓也授几捧杖鳳毛楚楚環而列者亦鄉賓也雖鄉賓無可賀南溟君之鄉賓不可無賀其族姓之賀者進而歌曰醉皇仁今旣帝德世承寵渥今光前烈竚三鳳之併起今騫健翻紺瞳綠髮今登耄耄王孫連山鴻臚田君裂帛併予言書之

羅古堂書目序

古人有以書厨書笥著名者固無並時用然所謂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豈非稽古力哉今青衿之士悉于售名當衡茆時無天下萬世之志僅飽論孟時文求工爲雕蟲小技以倖博一第雖圭組可射與博雅者揮塵揚扈有不掩兌而退哉况于備顧問與史館行秘書之名寧不媿焉朝家又安用此枵腹爲余垂髫時雅好古文詞每讀子史百家言英英有千古豪杰之想邑中

迂老俗儒多笑之甚有面爲止之以爲無益舉
子業余唯唯而已然而先君子弗禁也且勉之
曰張華三十車李邕千萬軸何以贈炙人口且
丈夫千古自命何必取捷一時因爲兒賣金羅
買古籍牙籤彙彙爲卷數千乃構小齋以貯之
顏之曰羅古堂余恐篇帙之有散逸也筆其目
而臚焉

續羅翠錄引

自先君子之棄予也瞥然更二暑矣伏苦枕塊
廢業已久且多病牙籤纍纍未能一抽近破愁
于草窠松陰中冷落之懷十去八九先君子之
靈實起予平日者林塘改夏雲物凝秋殘暑欲
滌新涼漸透予鬱鬱處此何爲乎環視今古得
一翠則從而拾之斯亦九鼎之片臠也夫翡翠
之裘價萬鎰然合千羽矣千羽非一日之積予
挾金九於三珠樹下會當滿其數萬鎰之價寧

不走予哉

賀陳邑侯膺薦序

客歲初冬，天子命侯董蘭事侯受命南將次於蒲。予與諸迎侯者先一日亦次於蒲。寒玉娟娟涼飈拂拂，諸友坐白草中，以侯俄而數騎過。下馬咋舌媿媿述侯英敏狀，立無何燈火熒熒從林表突出，諸生肅衣而前，侯已駐檐帷矣。握手勞予，嫵嫵慈色不覺飲和欲醉，上馬前驅，至

逆旅中，侯復進予而詢以邑之利弊，予方期期不能對，侯已屈指數之如列眉。及抵縣，甫受事，卽揭示通衢，求急標緩本之計。鄉紳里耆携一得而獻者，踵接戶外，侯一一受之。徐應曰：興文教，伸士氣，爲有司第一舉，何誨不及此耶？乃以形家言捐俸數十鑲，建聚奎樓於類之東，矗立雲表，亭亭有昂霄之勢焉。乃又執牛耳，進多士而盟之，復以汝南月旦隨其後，其所點竄者諸

生奉爲司南、案牘稍清、觚墨時進、泠泠琴韻沁
成絃歌風、至若青衿中有受齧齧者、重醮訶之、
士氣以之少振、蘭蕙有社學、今汪然一泓水耳、
侯乃另建置縣治前、軒楹閎敞、容童子百餘人、
侯捐俸求塾師訓之、時親詣其處、課以文對、每
朔望進而庭教之、程其勤惰、稍以賞罰從之、社
之左右、又新陰陽等學、申明等亭、備極爽塏、乘
軒輶而過者、無不嘖嘖稱賞、然一磚一石、皆侯

自辦、固無煩百姓一臂力也、邑博士嶺南余先
先、不祿于蘭、被如黔婁、距家七千餘里、侯卽出
俸爲置榜桴、助資斧、有脫驂之雅、至若馬政不
修、民實苦之、侯易其制、益以芻糈之費、而募之
民間、厥夫之役、罹之者家命俱隕、侯極狀其苦、
以聞于上大夫、遂亦更其舊、募民爲之、閭左歡
聲大沸、相慰曰、今而後吾與若息此肩乎、舊豫
備倉垣頽瓦落、侯大補葺之、增置屋數十楹、門

之制、視舊高濶倍之、厥之制、離地尺許、隔之以板而後、繫困其上、鼠汜之患遂消、又增糈募民、克斗級、斗級之害亦除、至於理訟事、則蒲鞭日掛、而戎鏡自莫可逃、胸中如有一照世杯者、一切緩金、悉揭示免之、至於徵歲租、上官飛檄而督之者、日旁午至、侯曠眉曰、彫劫之民、不保朝暮、逋之數年而刻期取盈、民其無如矣、百姓聞是言、倒困而輸者、恐後、無纖毫負者、用是庭有

集鸞、野多馴雉、當初秋時、蝗飛蔽天、至蘭境、羣鳥結陣驅之去、與蘭接疆者、皆被其患、蘭獨免焉、斯非異政之一徵哉、上大夫多先屈一指曰、蘭陽令百城表也、漕使者首以治狀聞、璽書之褒、且旦暮下、諸長者督予一言前爲賀、予曰、予辱侯昌歎之嗜、今且捨榆枋之翼、何非侯延鑄力耶、敢靳螿鳴乎、

刻獨言

當先君子見背予抱痾索居耕雲堂酉戌兩歲
皆以夏在冬歸耕雲堂故中丞張氏業也竄後
一亭僅餘四壁巋然林莽中幾經風雨不能殘
破予乃編茆覆其上蔣花栽竹其傍繫文石畜
獨鶴其內築嘯雲臺其前闢鳳樹館其東額其
亭曰領珠烟草月蘿予日破愁於此偶一興至
命章子揭書指一題援筆隨成不過與野鳥俱
韻而已三年中芸籤縹帶不復手觸所寄心者
什之題之曰獨言

賀陳侯玉臺考績承恩序

人生束髮受書絕韋折鐵不間寒暑志豈爲一
身哉則亦惟二人是念計或得當 朝廷徵芝
函以相報日以無忝所生云爾至於案牘之侶
則亦思翟禕華之以酌篝燈之苦然名不登於
賢書貫弗列於仕版則亦竟成虛願耳卽或塞

帷作牧、賜舄爲郎、肘以掣而愈拙、錦方製而已、
壞、聲名瑕於影、吠、誑誤生於箕成、則績之不間、
恩於曷侔、是惟暄嚴配著、諳望交隆者、能以報、
君者報親焉、我蘭頓于河、罷於繇役、劬於文戰、
逋於輸將、逼於豪俠、幾不能爲邑矣、何幸侯之、
大創之也、侯蜀之潼川、遂寧人、弱冠舉辛卯鄉、
薦、強任遂筮龍陽令、楚故號水國、龍陽尤介、濟、
次之間、其民多竈蛙之憂、侯請金募民築長堤、

而菱芡爲禾黍矣、今之萬疇相比者、誰不誦德、
於不衰、如課士而拔者、獲雋、鋤暴而斥者、竄跡、
牛種給而鴻鴈集、萑苻擒而刀劍賣、猾胥黜而、
舞文以銷、犬、盜、捐而重負、以釋、甫六月龍陽之、
政成、乃天又奪之以予、蘭、蘭之土、受嚙於河、無、
寧日、其儲所禦之具者、曰、厰夫、卽素封之家、役、
一年、輒廢其產、侯牒之河使者、遂不復編、僅募、
一二人司其肩鑰、而河之害除、至其種、柳於堤、

烟雨之嘒嘒也。築土於岸，啣嘖之纍纍也。導流於支，畚鍤之芸芸也。而河之備周，今之不崩不溢，民之安土而食者，侯之力也。里歲輸馬，隸於罔寺，曰罔馬，民之當輸者，受金於帑，多不及其直，侯全給之，仍益以青芻之費，還爲之代控，其當事馬遂無斥去者。蘭迥會省乘傳而過者，輪蹄相接，其應用之騎亦編養於里中，民久不堪此矣。侯倍金招有力者爲之，驛騷之禍以息，庫

故有吏也，又有庫夫，絕不與帑中事，而供億甚奢，中人之產歲費之有餘，侯徑削之，曰：此冗役也。身用是侈，吾之供而弗保，其有乎？其役於庾中者，曰斗級，粟或耗於鼠浥，則倒困償之，侯亦募而不編，頽宮損於風雨，侯次第補葺，費金數十鑲，又以形家言，建聚奎樓於其東，建五雲閣於其南，棟脊彩虹，檐宿珠斗，對峙稱鉅觀焉。時橫經其上，圍橋觀聽者，以望見色笑爲幸，拈題

擄管諸生鉛槧相從、又劔社延師、何非爲斯文
嗣續計乎、各科鵠起、斯亦天之彰報於侯也、邑
之稔歉相仍、富者消、貧者竄、猾者不畏、桀、楊、奸
者動、移、里、甲、逋、逃、歲、積、每圖有至千餘金者、監
司傳檄相督使、盈門外、侯集里者、引諭勸飭、漸
完其額、小民知有撫字、不知有催科矣、至若智
不假於鉅筭、威不借於鞭朴、一二乳虎、方且露
齧噬人、輒亦遁跡、所謂縣妖破膽者哉、上之有

疑案難剖者、無不待決、秦鏡所懸、誰復自匿、神
君之名、蓋不特蘭人目之也、政績種種、寧勝屈
指、蓋二載餘而蘭陽之政又成、總龍陽計之、是
報政之期也、於是當事者上其績於考功、註、
銓、宰亦註、
王璽之褒、旣重、金花之誥、乃頒、
予兩尊人及內人、悉如秩、侯捧綸喜甚、謂諸鄉
紳曰、二人生我者也、我以二人之生我、生斯民、
還以生斯民者、以慰生我者、二人亦不怒於我

乎諸鄉紳拱手賀曰。木鳳初翔。花驄卽轡。由此而三錫五錫。榮被祖曾。當自今日始。推父母二邑者。以父母天下。其爲前人光。不旣多乎。不旣多乎。

賀長垣王貢元龍起圖序

神哉龍。時伏葶藶。時控雲霧。時蟠泥中。時飛薄青天。至不可知哉。豪傑出處。人多以况之。消顯之致亦若是也。王先生少負時名。珠在領下。的

爍照人。時則以爲點睛飛去矣。而礪礪迄於世眼。竟同藥公。曠間之見也。彼遭睡而泗得珠者。種種延津之化。先生則竟何日耶。茲且以明經入對。乃上下泥於祖制。先生雖猶龍。其如螾蛭視之何。然舊不云龍頭老成乎。或有好真龍者。是先生揚鬣振鱗日也。因爲圖以獻。

送揚鳳雛府丞遷德藩右相序

嘗聞東明邑乘。與敝邑乘。其古蹟人物。邑名沿

華大畧同，則二邑蓋一邑云。然相距者僅百二十里，而分隸直省，故往往官此土者，輒相屬也。公以各科銜，隱畿輔，筮令滋陽，未五年而滋陽之民，幾成畏壘。東之節府，直指數以名聞，乃工曹方病河苦，治者之無功，數移檄銓司，廉有司之才者，俾補河銜，而公之名氣，遂以年勞擢做府丞，贊二千石事，自受任朝夕力河事，西起膠子峪，東盡薛家口，周折數百里，其間崩啗潰漲，

不啻滄桑。蓋河之患天下者，無甚中土，患中土者，無甚汴，患汴者，無甚做邑。故公丞開封而駐做邑，則做邑實公之私宇焉。予抱膝河陰，時見公策單騎，或駕小舫，偵河之變，雖隆曦如灸，駭浪若屋，未休也。諸丞簿之專河者，職隸公，公董率飭勵，墨者廉，惰者警，而防捍之計，相與謀之。野而獲，慮蟻潰也；則堤有築，慮橫決也；則厥有儲，慮傍溢也；則土有積，慮糜費也；則柳有樹，向

者黃金填之決，非公之督役嚴而儲料預，汴也
吾虞其爲沼矣。今支祁靡暴，千里不波，河道之
金錢，且一無所費，而平成之績，大司空實紀之。
况河寇之跳梁，素爲舟楫梗者，累見禽執，亦非
復嘗魚篝火之故矣。且敝邑旣爲公之私宇，而
公更私芘敝邑，客歲肥蠶虐稼，敝邑災少減，監
司使公按災狀，敝邑竟得與諸邑等，或賑或卹，
亦竟與諸邑等。碎之天天之膏雨，一方不又一

方之幸哉。公曠逸善下，每于河工之暇，醴酒集
客，玉塵羽觴，歡洽彌旦。每談及山川名勝，今古
人物，津津不置。意蓋不可一世。邑中有園林者，
公時葛巾就之，暇儀遠韻，翩翩有林下風。太康
劇邑也，其民骫而健訟，公視篆三月，斥其猾胥，
約用其刑，於贖鍰一無所取，民以畏帖而風俗
變焉。無何以公爲。德王相，先是諸藩多放踰
者，禮臣以慎輔導，請而公之廉謹端偉，可以

式浮涯踰當事者器之已久故倏有是命夫
阮孚以尙書領劉寔以祭酒遷卽洛陽廣川皆
以王相著名當時而公又不過以此爲遠慮耳
前福藩之國天官氏業有成議長史等官稱職
者循次顯擢勿仍沉淪之舊則藩臬指顧間耳
今雖暫去做邑不三載而來旬來宣其芘我做
邑者不更大哉

賀河聽潘攝篆底績序

謀吏治於多事之秋求其左畫方右畫圓刀合
桑林而翫驪無不畢中者蓋難其人焉予于郡
叅知中得潘公公以各家子振跡賢科初筮瑞
金令卓有古循吏風監司開府無不首疏瑞金
令賢堪以不次用之者當事以河患與寇患均
而大梁更劃然跨其南北延袤千里嚙漱滄桑
旦夕溢則禾黍拍浮濁浪中且陵若漕胥爭於
陽侯之一怒故行河者匪才勿任乃以公之治

名雪煜一時、使爲亞二千石、俾董斯役、且中河而畫之、煌煌塵天、語命之曰、河以北則惟爾之董振、乃受事來、恒駐封丘署中、時乘櫂、櫂來視河、予得問諸水濱、班草之餘、其人噩噩穆穆、若萬斛器、不言而四時之氣以備、予退而有猶龍之嘆、公治河無幾、而桃花息浪、瓠子靡歌、洲渚晏然、田廬無恙、諸郡邑之以虞芮來質者、上大夫之以疑獄就決者、填委稅駕處、公則了之、舟

中有餘、槩不足殫、公之緒、于是諸郡之缺守者、諸劇邑之缺令者、胥請公爲代、上大夫一一從百姓言、以公往、率攝符未幾日、而治績厯然、所過者化、卽庚桑楚之三年畏壘、無以逾、邇敝邑江侯、以入計行、代攝爲郡、倅胡公、以叅幕行、更值東西交訏、兵餉兩急、兼之綠林四起、赭衣遍道、邑雖彈丸、哀殫可息、此其時也、臺使者素才公、乃以公理、敝邑篆熊軾、所憇悉民瘼、如列眉

可仍則仍可更則更彫劫胥有起色嘗登埤見
女墻盡頽則捐俸募工環爲補葺倏而百雉屹
然下蒞泮宮惜其位置弗協則毅然有更諸之
念宮墻之圯廢者一切苴之予衿中之菁英可
造者則色笑伊教以發其覆出藏中裊蹄以資
其讀或有齟齬之者則嚴決之必使之吐氣而
後已鄉紳縫掖其不爲陽鱗者嘗虛左與之遊
商畧民隱而次第布焉雍容都雅人每以侍塵

尾爲快至正供則任其輸將而催呼未嘗一擾
訊決則立爲遣斥而贖鍰未嘗一責新兵之餉
則咨嗟而欲爲之豁除舊役之糈則嘆息而弗
忍其科索雖代理者三月有奇而奉檄公出者
蓋什七焉則稅止敝邑僅日計而政績種種弗
可殫述時頴上告變實瀕沈宋之墟臺使者令
往彈壓復爾浹德威所被反側子自安今且
道蘭報命會新令且至遂解邑事諸士咋揮涕

擁留爲信信宿宿之計且度其不可然公雖解
蘭而蘭故復公宇下則恃公爲一方蔭者正未
有艾我蘭人何多幸焉

代賀江邑侯考成序

朝廷之恩沃覃霈之間下日唯令矣間下之繪
狀而籲鳴情而控亦日唯令矣令之重也微巖
邑之號煩劇者需之甲榜卽渺然一同而頓於
彫劫亦間需甲榜以董振之然而中存乎見少

直以爲適千里之蘧廬也方令與邑不相習而
已儼然握蘭而森栢矣而况豎春官之前茅都
人士熙然翊戴爲一代宗工者使之彈琴於河
上之小邑豈非蘭士若民之幸哉予向從行卷
中涉公制義爲宋人之名理乃于斯尋其嫡統
可以輔聖朝表章之治者斯其人哉已又從薦
剡中涉公政畧爲漢吏之勛績乃於斯纂其令
躅可以輔聖朝節愛之治者斯其人哉洎予承

乏銓署乘傳而過蘭也我公且盛東道而勞予
於郊玉山來照固已雅肖其文之儁爽政與予
之想見者不殊而經學士李君鳳陽把予臂而
悉公之爲喜惠髦士者如筆花樓之以津梁惠
也子衿且尊而配之六經向膏然亾羊也而今
且揭揭然司南也其以彈正惠也則聖鼻之斤
也其案櫬互成曰析各任則又工倕之繩也蘭
之士斌斌起矣其以乳哺惠也浹歲蝗虐者再

魍虐者再塌畝之所入農曾不足望其腹則士
可知舉責不得徙家不得荒葛野葵去之不得
則士可知公歲出所儲粟若干斛以代供其饘
粥且爲之控爲之乞不啻身其餓乏而迺欲得
之則士之所獲以贍其家而不至爲流離之子
微公之力誰其煮字而供一飽乎而惠又在于
緩其輸納以恤其私者矣馬價之出所以佐罔
寺之藏也年來兵煩貯竭則其促責更急而其

期以春之初當困窮欲絕之時儒生又豈堪以
蝨魚剩帙應之公特允抵本生免役錢數春窗
晏坐得以從事吾伊者所寬多哉而惠又在于
鋤其凌侮以培其氣者矣里無知子有恃其拳
勇者有恃其雄貲者見青衿之文弱而羞於折
腰也則面辱者有之影射者有之公一一收而
抵之法卽訟庭雀鼠有齧及青衿者置弗問士
氣之不至挫折者職此故哉且垂意類宮葺治

幾遍劬齋閣數十楹潔其軒牖使諸生讀書其
中斯振文運而奠根本者惠不又在一時之沾
被已也今年夏公三年政成茂績班班可驗按
牘稽之乃知李君之誦之也匪諛匪溢而公之
異政許許直可求之神爵五鳳間矣豕宰公旣
錄之卓異而聖天子御籙方新思所以覃霈于
民者欲于良有司示異數焉則頒金賜璽而外
需次內召如東漢故事芝檢金泥煌煌其未有

艾也李君且借諸生乞言爲賀則還爲述君之
語而與諸生立券公之膺異數焉而予又豈諛
豈溢哉

代賀江侯奏績天官序

大梁之墟東百里而遙有邑焉古所稱戶牖鄉
也有令焉東粵名進士江公也公以易甲於丙
辰榜聞闈中已遴爲元而遂爲假元所攬奪者
不然則殿撰直取之寄耳蘭卽巖邑安所得公

也而令之故公之不元蘭之宜得佳令也公之
筮令於蘭也蘭之人相與梅梅然望也公旣視
政而芮然喜焉公視政歷三年所而嗒然忘焉
諱其聖人哉竊見近之爲令者矣其張已之積
燭也而以民之膚骨爲鼓吹也其耀已之電犀
也而以民之毛髮爲吹索也其市已之聞望也
而以民之膏髓爲敲剝也故神君號而屠伯已
加矣膽鏡寒而董茶已播矣能名著而怨氣已

翔矣謔以此方公公真聖人哉其澡身也晨之
振衣也其孳民也冬之日也其爲下請所便祛
所不便猶赴饑渴而逐鷹鷂也其於縉紳先生
和而裁也其於僑民勤而肅也茲其崖畧也已
溢於頌者之口矣而不見其惠商者乎稅之有
權也國家泉貨之一也而征之視乎故額一無
淫於額之外商之垂橐而入者率捆載而出且
米鹽之需禁毋魚禁毋損其直商與商相告而

貿遷者皆鳩聚而至焉蘭之市遂成陸海矣而
不見其恤幕屬者乎公巍然藻榜瞥爾視棘其
何有於一二備冠帶者而煦然色笑對之舊皆
以若而人代負弩使奔走於輪蹄之間督邪許
使暴露於隆曦冷風之下公特憐之母役也若
而人其高枕而卧者三年矣而不見其優藩臬
之掾者乎若人雖掾於藩臬實公之編氓也以
其給役於上不遑啓處復使之困於科繇將首

尾不相顧其奚以應上之氣願皆爲之復其家
徭役悉毋及焉謔其聖人哉三年而蘭爲畏壘
矣始也令人喜今也令人忘矣蒲鞭葦杖懸而
不試矣俗穆穆然讓畔讓路幾靡爭矣訟庭之
莎芄芄然無入金矢者矣惟正之供惟恐後期
而民間幾乎剖斗折衡無所用之矣且家有其
蓋藏而無復絲穀之嘆矣謔其化國哉政成而
報之考功氏署上考天官氏錄卓異天子書其

績於御屏皆居天下一梁子曰以春官牘公文
冠天下以天官績公政冠天下文以傳之海內
已膾炙人口矣政以傳之千萬世其垂憲寧有
旣耶謔其文人哉其聖人哉

近瞻館約序

自予之東徙也未閱月而鬻魚篝火之徒嘯聚
出沒于其間諸兄弟嚴之漸有委經去者余曰
若輩奈我何獨無子龍在耶諸兄弟曰毛錐子

非不可禦敵但恐盜去五經笥耳余不覺噴飯
滿案大噓不禁又數日使者持斧行縣諸生候
謁余會道昇君告以狀道昇君嫣然曰寸靈若
靜何必更費買山錢耶只予齋頭便可容諸君
吾伊若不狹當掃除以待余退而與諸兄弟謀
諸兄弟以嚴寒將至多有效夏臣之縮者予乃
與耿兩兄赴其約割雞而定盟曰風氣久閉我
與若開之鋒銳屢挫我與若振之再盟曰莫逆

之雅我與若訂之隙未之虞我與若杜之又從
而申之曰雕蟲小技羔雉必資魚腸犀利斬堅
而入隙虛飛度胡不念乎居諸盟畢遂屬耿君
誌之蓋戊申十月辛酉也

代賀王學博遷桂賜序

今天下士茅靡極矣如逝波汨汨然去而未有
已也當事者蒿目計之曰孟方則水方孟圓則
水圓慎其所爲導之者則猶可及止乎而經學

士之選始重矣蘭與杞枌榆相望也余雅知蘭
庠有王君王君之主盟蘭庠蓋五年許而王君
所爲身示之矩者閱五年如一日焉聞其進諸
士而命之曰學與行不可分爲兩也芸籤縹帶
東錦懸牙此中便有聖賢根器若輩但從學問
點檢身心從身心尋出學問便無個逗漏處諸
士一肅而退盡去其華囂者數日而後見王君
曰安定教授蘇湖間時尙詞賦獨湖學構經義

治事二齋經義擇疏通有器識者居之治事齋
人治一兼一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
多秀彥若輩他日爲國家肩大任又安效佔俾
腐儒爲諸士一肅而退盡去其疎鄙者數日而
後見王君曰魚腸之犀利也久頓不割則齧齧
不堪削交子大黃不日約之滕之則反弛而不
任蒿矢若輩安得離而觚墨無三年玉葉之雕
也諸士一肅而退乃聯社槐市之陰王君操汝

南月且從而品隲之故蘭運久鬱今漸淪而開
矣王君聲籍甚兩河間直指使算經學士之賢
者多爲首屈一指人皆曰藜閣芸局先生之任
也無何而有桂陽之遷夫孔常甫初教授揚州
再移信州所至學者從之吹蘭噓桂兩地春風
及物多矣他日延和之對直講校書之除王君
又今日一曾肇也余且爲王君瞽目待之矣

賀范司李考績序

國以廷尉持平於內又襍建外臺於諸藩國而
郡設司李以叅佐之乃郡倅不一署各有隸也
獨司李止郡設一人而隸於直指使者其位在
郡倅下而清要乃在郡伯上邦國之大獄經其
讞決則竟成鐵案其官之臧貶又率以一字爲
斧鉞出而行部儼然豹韞之搖嶽也是以當事
者於此多慎其選而開封實梁宋故都控制三
十餘城俗旣囂侈雕靡而大猾多出沒其間且

刺史縣令而下良窳不一材狷汚不一品非有以刀尺之無以善厥職而底厯然之績東海范公以王章主盟天下其製作追比秦漢其詩賦伯仲騷雅旣成進士文懸燕市中蓋千金不能竄一字者宗伯已虛史席貯之公以黃邑距都門頗遙不便迎養輒爾就外筮李儆郡蓮幕初蒞才鋒犀利正如并州秋水刃剗蛟截兕若然無不立解者邸役悍宗或飛而血人於牙或攫

拏而逞其狙擊或險如含沙之射工殺人於影而人不悟公廉知之輒抵於法雖百足不僵者於營救之黨畧無所問一時貴戚豪右皆斂手屏息無敢恣其跳梁郡邑墨吏亦多聞風解綬其謹愿通敏者公時物色所長以聞於監司及臺使者剡薦於朝率先公入爲臺省毆鷹鷂而集鸞鳳其陽秋真水鏡哉至庶獄旁午案牘岑立吏抱牘受署退而息於庭栢之下視鼻屏氣

駭如也公掣三寸銀不律如發蒙振落立清數
十百案無留行至於鞫獄一訊立服若燃駭鷄
之犀而牛渚之怪無不畢現既得其情哀矜之
色亦復動於眉宇可以法外宥者多所平反三
面之解所謂刑期無刑刑而祥者也于公民自
不寬我公有焉至於行部諸郡邑所携惟圖書
一篋厨傳悉豫戒之無爲華侈以市逢迎所過
歷者香水是其威儀歡呼是其呵殿有司所借

爲媚具者惟恐屏撤不逮致煩譴訶錢穀城陂
必躬校閱一一悉若列眉其題材也驪黃不拘
狐白必收臺使丘毛伯爲一代宗工相視莫逆
於心其八郡試卷盡付之月旦焉卽向者辛酉
受楚聘而往拔十得五皆荆襄知名士蓋公於
此道研精已久故其甄別皆不爽也如此先是
登極覃恩業已榮其所生茲三年政成天官氏
署上考列之卓異需次內召從簪筆之列則所

隸之郡邑長日庇公萬間下其誰不加額稱慶
而思以一言志舞蹈也予則代之言曰丈夫束
髮受書志期受主知殫其勞勩以幾俸主恩一
冠裳一翟禕以華二人我曳彩而娛其下人生
之大快也而得此者幾人哉今我公富有春秋
而兩尊人紺瞳玄髮拜芝檢之榮而懸銀艾之
燦我公以玉照之姿捧九霞而前爲壽此樂又
寧有極也十年而至卿相則兩尊人悉貴如公
而魚緋金紫且續紛於家庭也煌煌玉軸將不
知幾度飛矣

代賀王憲副遷兵憲序

自徐妖挑釁燧達河朔三輔且剝膚矣洞蠻遂
逞其螳臂幾沸蠶叢而水西之卒旣訶黔擾滇
惟荆與粵實切震隣之患鄒充間抹紅嘯繡之
羣燹火襍起南及豐沛北擾冀武而浙之紅夷
猶眈眈乎海上家戟戶劍靡有安息天下之高

枕而卧者獨梁宋一片地然他方憐燧之光相
照流竄之踵相接而梁宋猶爨汲自若風烟晏
如亦何以故則守土者之得人也守土者誰則
楚安陸王公也王公嘗尹開封蒲鞭不試卧治
有餘買犢驅蚊之績錡然在耳及兩臺以卓異
聞廟堂且不次擢之都人士擊登聞而請曰大
梁五方襍處習囂而民疲且桂邸星列悍者或
如乳虎磨牙擇肉而食有司不敢問所隸州邑

彫剋不一狀而鬻魚篝火輩亦復隱疹其間宋
故睢陽俗尤悍勢難馴且爲古用兵地沈亳之
爻亦復有跳梁者肆其偷窺自中土當按括徵
調之後帑虛窮竭編戍者多爲知世郎之歌以
相恐喝是以閭里蕭騷非良監司爲之畫圻而
守豈所稱天下腹心者而令其春春多事乎開
封尹已三年於畏壘矣率其輕熟將息我憚人
不與茗華俱盡耳上報曰可於是舉二郡四十

餘城付之公進守令而論之曰中原自加賦以
來民間盡無儲蓄無衣思以量於釜非爾而疇
拊循之其有乳哺而起瘡痍之色者勸典具其
有假加派之條以濟其敲吸懲典具其誰不盤
褫是思而民爲漁也者卽一二貪墨者無不望
風解印綬去又檄誠倅尉輩無以待盡之民居
爲奇貨有縱衙役齧剝人者褫不終日亦用是
帖然守憲約惟謹其諸邸役疆宗間伸以城旦

之條卽百足不僵者無不抱頭於霆擊而囂凌
誣詬之俗爲之一變且彈壓之威方於卧虎能
令反側子自安赭衣之徒胥化爲良千里之內
夜戶不閉道不拾遺居然有擊壤遺風諸省直
邪教鼎沸遞發爲難公預戒所屬密緝而嚴止
之卽得數十人置之法儼然宥其黨火其書而
都人士聞是命也復欲擊登聞而留之予則疾
止之曰夫保障一方之與藩蔽天下也孰大公

居大梁六七年天下嶽骨川血而此一方民獨
作華胥武陵袞衣雖北必將出甲兵於胸中調
鶴鶴之羣投石超距爲國家常勝軍况樞相且
晚內召當事者實儲公以經畧且將樹績勒銘
爾時四隅斲馱海波恬如我中原將益食蠶麻
之福厥芘不更閔耶諸郡邑之長席蔭宇下者
劇有依依督予言以狀其手額之歡復誌其留
戀之態第泚筆而紀公之崖略雖有顧陸其能

繪海水乎哉

賀滕尉膺獎序

毛伯丘夫子負海內物望兼有人倫之鑒世目
爲今之許郭不獨于菟場中具水鏡卽人之才
品無不一見決之蚤首蜂針百無一失世鮮不
思得當其一盼以比伯樂之顧及其代狩中土
日以計吏題才爲務凡荷其拔識者非才吏則
才士也獨予以臃腫不材及黃吻見謬當巨目

取溝中之斷而青黃之或者寸朽之外尙可濟
桶斲之用乎竊捻鼻而自疑也旣而縣尉滕君
捧特檄獎藉殊甚予益信經夫子之標目者無
不若止水之於鬚眉也何也滕君以洪都才士
不獲於帖括而晦跡刀筆然卒不掩其才及其
尉敝邑也追逐于軫蓋間上大夫多進而勞之
圍牧輿臺特以免鞭笞之苦而緝捕之役時授
方畧盜有方耦語而旋就擒者于是赭衣之徒

化爲耕鑿比年以來在在以妖黨見告蘭獨晏
然高枕則公之力也且冰蘖自操門無暮金視
如市者何帝徑庭凡有訊決卒以片言服之則
滕君豈尉才也哉至其文弱之度左辟之容宛
若一儒生也是以丘夫子據其績目其人適然
有當于心而特檄獎之夫驥服鹽車上峻坂白
汗下而昂首悲鳴伯樂過之叱御者曰此驥也
而輪鞅困之哉誰不脫輪鞅而被之以錦韉滕

君遇夫子猶伯樂也錦韉之被拭目俟之已

少微庄詩序

予年舞勺劉侯時宰敝邑記應童子科侯見予
媯然而笑撫予髀角誨予以帖括旣列子衿侯
盟文社牛耳屬予若視予爲高足者洎侯遷粉
闈予遂佺然若失相之瞽未幾侯以蛾眉解黼
印角巾烏衣巷中復有入山不深之恩屏跡少
微少微夫子累世歸耕處也羣山戰翠曲水浣

花大有輞川之致侯工詩工繪時人方之摩詰
于是自置丘壑覽之如姑射冰雪人恨不縮地
而追躡筇跡也復彙四世吟嘯于圖之下而以
憩賞者之賡和綴之忽得之郵筒中予起舞曰
世界熱情熱面噉利噉名夫子以一笠空之眠
雲聽泉飄然遺世獨立此非巢許中夔龍哉關
卽日警風烟不絕仙源可問溯洄從之侯其許
我乎

面壁齊集序

九年而證維摩去此壁何早也妄謂畢竟躁根未盡今在版中人人學面壁恐壁中豪華屬影拂之不去耳只此躁想燔人胸臆終日墮穴中馳驟不已嘗求冷眼人不得咦吾師乎吾師乎何能于艷處閉瞳冷處裂毗耶舉世坐燒屋之下而夫子獨遊清涼一壁三十年識者曰壁已空矣予曰此中雪山鷲嶺正復卓爾恐夫子大

哭大笑于此興不淺也齊對靈巖夫子擁一衲抱膝其中達者之輔軒隱者之步履時造而泐之竹影蔭窓泉嚮奪耳先生與客擊鉢闡韻彈琴戰茗送客過溪挽雲歸榻無時非壁中也每欲躡屨巖際遂令一壁隔去千里及得師集中句恍見先生青蛇投地敷坐修篁下對面兩達摩而生者更上一乘蓋非以腴舌尊先生也

豹陵集目錄卷之十六

文

沐陽祠祭先侍御文

和州祭香烈祠文

祭商年伯母文

祭高念修大行文

祭關年嫂文

祭王文宇年伯文

祭保安州并兩鎮被傷亡官生軍民文

爲徐司李病禱大聖禪師文

謝雪疏文

禳火文

玄帝禱文

祭業師明宇蕭老師文

祭王司寇老師文

代祭盧封翁文

三周祭先府君文

小祥哭先孺人文

大祥哭先孺人文

三週祭先孺人文

代祭張恭人文

焚黃祭先府君文

焚黃祭先孺人文

酬沈司空文

祭版曹李瑞翁文

十五解

代祭董太翁文

代祭張父母文

祭李封翁文

祭李孺人文

代祭兗州府魯王妃誄

代哭汪岡鄉公誄

祭趙開州太公誄

代

祭王師母文
祭李安人文

代祭遼東監軍李文

祭泗泉文
代祭周大理文

誄王大翁文
代祭王孫三泉文

代祭余廣文先生文
集詩經文

代祭余廣文先生文

祭羅倅文
祭余廣文誄

祭余廣文誄
祭杞侯王封翁文

代祭李生文
代祭耿充宇文

祭景侯文
魁樓上梁文

代祭王陽堃文
祭徐太老師母文

祭湯尉文
奠常太夫人文

代祭郭洛陽太翁文

代祭宋太孺人文

祭李安人誄
祭陳母文

祈雨疏文
祭關帝君加號疏文

祈雨文

祭風伯文

豹陵集卷之十六

大梁梁雲構匠先父 著

盟津王 鐸覺斯父 選

雍丘劉理順復禮父 閱

同邑陳學孔宗之父

李世傑命世父 訂

男 羽明宸須父 錄

門人潘尚渭叟父 較

祭文

沐陽祠祭先侍御文

崇禎十年歲丁丑三月之十有四日巡按直隸
淮揚等處監察御史男梁 謹以牲醴庶品致
祭於贈江西道監察御史原任沐陽縣知縣顯
考之祠曰世之爲令者其能以清白貽子孫者
卽其能以德澤貽民者也有 一等吏嗜墨婪貨
厚絜其橐其私意以貽子孫也而子孫反藉之

以酣豢矜耀多有一二世而盡銷其先人之藏
者凡以所入之不義民脂民髓固鬼神之所欲
傾以還之人也而見之傳志者更有作吏時所
陷吸之人鬼神故輪生之使爲其子孫了勾其
故之所吸且更醜敗之使名實俱覆非報之實甚
則當日之陷吸乎民者所加亦甚不堪矣如此
者往事指可數數鞠也若吾父之治沐某方在
竹馬鳩車之時故不悉其治狀然少亦慧猶記

其歸也語吾母曰吾做知縣一場祇落得百三十金耳刺船而去行李蕭然撫予首曰有此兒要錢作甚做官作甚此三數語者吾父之實錄卽吾父之治狀今沐人士之俎豆之久而不斲者或父老亦悉其當日之廉以持已惠以及物而爲此者耶乃吾父以清白貽子若孫而鬼神若故寵貴之以報廉吏則吾父當日之撫予首今日見予之乘五花而過斯邑得拜於祠下其抑將解顏而笑而凡爲令者亦可息其歛民以貽子孫之心矣

和州祭香烈祠文

維崇禎十年歲丁丑仲夏之十有九日巡按淮揚監察御史梁謹以牲醴庶品致祭于和州香烈祠與難諸覓曰歷陽上郡踞江之湄太祖興義肇乃王基化噩教漬才煜農嬉井廛殷賑隴廩充瀾天降寇虐左足來窺飈集磨至霆震

山頽望石投卵麋沸誰支內有壯壘外鮮援師
然而盟旅誓衆矢礮襍施飼松掘鼠殪黨殲魁
爾乃厚殖厥旅乘齒緣屍雲梯蝟附攀猿至埤
然仍揮斧大呼誅斬毋遲登者復墜壅踣相夷
何乃天集雪霰朔風暴吹裂膚墮指氣敗神隳
況復黑雲壓城孤城欲摧妖氛橫重卵走碁危
賊謀旣勝毒刃猖披搢胷絕脰斲脛截肌薙弱
芟壯槩幼撞耆火燔萬井燄燃千楣笄禕甘劒

紳掖薺誅纒投棟折屍枕冰澌艾蘭共銍玉礫
同麋風饕雪虐山哀浦悲慘雲蔀日青燐晝飛
臭堆骨嶽紅漲血渠怨鬼十萬晨號宵啼今我
來思頽壁茨垂胷塗荒葛依井澤葵竈坵烟冷
巷闐人稀零星童叟疎落苞籬市無賣餅夜鮮
鳴鷄林還巢燕城有饑鴟腐心酸臆垂泗攢眉
天怒纔殄餘此孑遺衿者號父佩者悲妻黔者
嗟母皓者吁兒竟繁難召鬼餒誰醜昔子有命

香烈名祠聚彼億衆來享于斯復聞故郡厥姓
日黎矢志墨守千辛靡移惜彼頸血肯濺賊衣
雉崩事去脰斷刀提爲纒請母作冑邀妻妾絞
豈應女死若飴揮血題句染淚封詩幸膺 帝
獎張許堪追大招聊續紳佩官師烈女貞婦義
膽淑姿槍頭血胤刀底毗蜚訟之上帝天壤神
祇詛彼流盜蚤就誅夷消茲稜青晏此邦畿爾
其羣生天界佛國崇躋化麟化鳳爲莢爲著亂

日愁雲冒堞兮陰風發民何造辜兮天降罰賊
謀偏巧兮人謀拙守灑血兮臣力竭萬竈晨炊
兮夕輒歇人聲不聞聞刀聲兮鬼咄咄洎今閱
兩載兮枯萬骨巷術絕汲春兮仍蕪沒鷺車過
兮淚如窟招衆鬼兮如聽嘆嗟之宰宰爾不幸
懼兮賊齟齬帝仁如天兮爾名核崇爾祠兮求
爾恍惚避名臣兮亟秉鉞殺賊無噍類兮爾恨
應卒

祭商年伯母文

古昔聖臣之篤生也鍾祥母氏如吞馭踵拇千
古爲昭卽日者學熙震宮 號崇 坤聖因追
隆之 聖孝知右母之淵源因而思我伯母孕
育名臣朋出乘運伯則獨坐肅察統均杜倖人
服冰鏡星應玉衡端執亮正 帝鑒徹焉仲復
諫納朱甌憤伏青蒲績茂于宣惠留所芟甌吳
之彥詠未絕也爰及季少競爽一時而陽辛元

凱繞滕玉立母也翟第纒華顏朱髮鶴撰鳩杖
而禕瑀先翔含芳飴而繡犀竝映且也年登九
九福降穰穰此戴勝之所欲邀寶婺之所亟會
者也爾乃雲輶肅於星姬捧御雌霓服輓白兔
清塵母則蛻冠帔而驟青鸞汎沆瀣而返瑤圃
得所歸矣乃 天子罷朝而追悼元公易纒以
飈返邵伯輟膏雨之巡而式遄其歸母儀銷歇
天下誰不痛之哉某共仲雁齒而辱伯駿御向

者得以登堂而爲壽綴萊綵之笏今者不得親
炙絮以盡我哀唁棘園之側維酌錢塘之江水
于母乎一酌之而已其監諸乎

祭高念修大行文

曰嗚呼吾惑乎天之樹榿栴而遽拔之也胡不
以之爲梁爲麗產璞玉而遽碎之也胡不以之
爲琮爲璧若似乎拔之碎之之意非夫樹之產
之之心矣而造物亦奚爲者耶若吾念修才瞻

度逸每於坐談之頃輒爲杞憂緯卹之言而握
奇陰符諸書無不精悉而闡窮之時桑梓罹寇
變念修以奉使歸浣輒有履劒之怒糾其士毗
淬我戟鏃嬰城登陴以禦攻劫數萬狂醜斂甲
宵遁三年來不敢望寧之堞且築輔城疏塵市
起廢郵備守具寧以按堵民倚以爲金城玉壘
卽直指使受命於朝無不借箸聚米以示寇
之情形禦之方略使者輒疏名以請召對則

一時之恃重者可知也方共謂不次之擢筦以
戎樞澄清諸氛成萬世之功書旂常之帛而忽
焉以俎鼈柱傾國寶殄豈天之不許芟難夷阻
耶胡賦之厚而奪之速望之重而萎之遽耶凡
我兄弟如失手足無不掬淚而西向哭者幸有
龍種可嗣前躅身不獲於天子孫必倍膺之此
定理也敢以此券焉靈其慰乎

祭關年嫂文

戶部員外引之

日女星闇兮銀灣黑娥窟掩兮妖蠶食三鳥退
飛兮雲輶息許杜逝兮璈響惻蓉柳藐兮往莫
測翟瑀匣兮寶釵蝕仙郎身贖兮挾其臆覓影
追覓兮杳難卽登天入地兮去無方域芳澤冷
兮檀粉無色掩明鏡兮閉闔闔分比目兮摧鷄
翼孤雁嘹兮鳴蜚啣如聞私語兮郎心惑滌芳
趾兮嫺內則勤機絲兮流黃織縹逮下兮泚湜

湜斂衽服兮崇悃幅備四氣兮兼四德方舟以
時兮旨蓄是力宿火異煢兮恪婦職篝夜燈兮
編摩逼翥健翎兮守汝國邀冠帔兮六珈副適
粉闈兮共熊軾忽驟鸞轡鶴兮瑤圃西陟割兒
女兮曉寧拭歸茵閣兮返仙直辱有兄弟之誼
兮心孔盡聊炙絮兮情何極將兄無悲兮落花
之側

祭王文字年伯文

日某舞勺之年鼓篋右序逮共我伯觚墨者幾
十六七載凜其風槩接其譚論資其窟削飲其
醇醲不翅土之就埴木之從繩風之坐春雲之
席芘父事師事積有舊矣而伯氏壘之仲氏篋
之叔則雁行之季又姻婭之葭依蘿附玉照珠
輝夙好新歡似鮮其儷自伯之絳垂泗水吾道
遂南然而公輔之器夫豈一瓊可處乃淮燾之
剡已飛孔楹之夢遂兆有才不竟酬德謂何歸

輻以來未忍遽安兆域乃福履攸駢孑羈相望
或掇桂籍或翔槐市或陟葢榜或粲芹官蔚然
競爽伯固宛然在堂怡然可知至於振振公姓
衆眉俱白有汗皆朱名已噪者秋風欲嘶齒
未齊者龍文已具伯固宛然在堂怡顏可知至
於旣齒於構者又齒于兒旣侄於我者又甥於
壻則月牘旣見其重重年譜又垂於世世伯固
宛然在堂怡顏又可知日聞季春將奉窀穸則

宛然在堂者固含笑入地矣乃世好世譜辱在
猶子者如構及明顧以道之云遠不能遙歸以
附千里素車之誼則王事靡盬伯也應其監諸
祭保安州并兩鎮被賊傷亾官生軍民文
曰去秋疆圉不戒戎馬生郊乘障失守慘寇肆
暴刀砧荼蓼亾齒相枕天之降割人乎何尤至
今使車所屆觸目赭官燎垣臆酸涕出千竈不
散燐火常青于焉恠之特茲虔告拔彼刃鬼超

生善地更祈轉籲昊天亟摧強賊使皆輿屍裹
革塗野膏原庶稱好還俾之勿漏神德靈威敢
其諛諸敬告

二

再告於城隍之神曰駛茲鷺車數經燹地無不
潛然軾帛咀冠不休然未有如灑之慘者巷無
居人室飄青火常平肉走統萬骨森良足帛也
具茲水陸哺爾餒鬼勿聚爲厲而生天適樂無

過爲陰風怨雨所埋則惟神之休

三

三告於城隍之神曰痛爾鼓腹之倫忽焉絕脰
陷胷於毒刃之下豈曰肆虐厥惟命數囿之但
其間孝子節婦耆德嗜施者豈謂亾之而蕭蕙
同薤喬靡均拔其盡之中得微有骨馨泉壤而
名腐草木者乎予將博審父老以旌爾竟而題
之於州乘爾其瞑諸

孝子烈士之蒐

節婦烈女之蒐

忠臣義士之蒐

爲徐司李病禱大聖禪師文

謹虔禱於大聖普照禪師之前日日讀松雪之
碑文累著柳水之慈救且也提露零爲靈雨農
秋芘於佛天是三十六化又多一化也而狼山
之殄劉六劉七不與焉將且益爲三十八化傳

之雞林以彰普救而茲復有所請者持斧之職
實藉司李爲耳目指臂構之蒞茲土也初猶爲
李者四而糾者一稍遷者一已而以遺拾去者
又一僅留孑然淮李以與予周旋豈有給哉則
亦惟予之竭蹶獨賢以盡力於四方幸而鳳補
一李而予力稍寬又幸而盧補一李而予蹙少
解廬李者則新任來泗謁予之徐景行也間歲
寇數躪廬恃吳守之直塗捍禦震而復恬今吳

守病幾大漸已許歸里而寇今且視廬爲几上肉不啖不休民失所怙且壘卵懼矣而徐李適至方御其署卽單騎閱埤堞民歸心焉曰是吾吳守也用益磨厲須皆以殲賊爲志乃李泥修謁之文褫穢隆曦中從數人走泗上旣謁予而諭以歸矣顧罹陰陽之患委頓畧甚鑿者且望而走泗刺史以膏之上旨之下告而予不勝惋且思也旣藥裹不靈因讀大聖化書見數爲人

救危病則謹齋沐以禱持斧使者豈爲李也禱蓋以賊方瀕廬守方困宿痾恃惟一新李李也不諱民寧不滋駭思而相率爲魚驚鳥散者有之此所以爲李也禱爲廬也禱且爲乏守之廬也禱爲賊瀕之廬也禱而大聖柳枝一滴誠降慈灑之不其恣然汗出霍然病已也哉是大聖匪爲李也救爲廬也救且爲乏守之廬也救爲賊瀕之廬也救是生一人卽生百千萬億人也

是又三十九化矣而予更奢有請焉朔三之禱
甘澍應祈而至且滂沱七月霑足萬寶乃今十
日又不雨矣穉苗方振豈堪燔烈日下倘慈露
再浥畦流重灌多稼繁秋克盍租國又寫四十
化以報

謝雪疏文

謹陳牲蕤楮敬謝諸神之前日日者驕陽靡劑
冬曦弗輟水涸圻龜汲艱泉竭月頽日赭嗇霖

儉雪予也其休靡敢沓泄涓肝浣腸膜禱虔切
豈謂卑忱孚禋上徹雨乃先之沾膏潤蘖繼以
雩霏珠簾玉屑爲三日霖而萬物悅抵乎念四
牲將醴設杲杲出日遙曝瓊嶠天之功也敢謂
答予之誠潔

禳火文

日者鬱攸崇閭燔灼相屬比屋繫辰火傳燄續
室赭垣焦焚石及玉烟轟千井燂焯駭矚燧人

失職載胥炎酷此雖民間之薪突靡慎淫奢成俗燔煮過慘臙灸肆毒神俾爾熾固以剪煩而伐欲也抑唯官斯土者實剝實烹實炮實烙誰勺之沃乎竈誨之煬火益之熱誰熄其毒乎嗜明投燭傷人取焰誰蠲其躅乎上實燧之是以燃民實艾之是以數火烈具舉訛言繁興我將畀彼炎火爲民贖

玄帝禱文

杭故多火災未有甚于旬日者也連宵浹辰日凡數燬某行部在東未卽爛額然聞而恹惻靡寧知神之肆罰于我而民代之也雖然官與民均有過焉敢用滌腸洗髓悔罪懺非而乞憐于神神方曰玄實司水德可以救焚熄熾然民間之喜勝而善怒怒者火也好侈而趨煩煩者火也官之外仁而內慾慾者火也嗜苛而政猛猛者火也民以火召官以火施火斯繼之又

誰咎焉。凡郢罪于地形山寺者皆非也。如西溪之火距城廿餘里，抑豈山若寺召之耶？凡我官民均宜猛省，蠲滌乞靈。水帝轉籲于火星，官則露以濡民，則善以徙毋。神示之仁愛而我答以悠忽也。用是以禱。神者而禱官若民也。

祭業師明字蕭老師文

謹以神筵十卓、羊十隻、豕十口、酒米十石、麥十

石、白酒十罈、秋酒十罈、布十疋、絹十疋、銀十兩、錢十千、醑于業師明字翁蕭老師之靈曰：吾

師乎。吾師乎。固予小子十歲時相從者也。擊我蒙。發我蔀。斫我頑。瘳我痼。蒔我也似子。道我也似父。呬詔手譬而不辭。任兒女之逐我嬉也。而不怒。旣我解而我釋。更我訓而我詰。或我飲而我食。無異乎我復而我顧。卽于是歲能屬文矣。乃復益我以連山。示我以鑿度。的我以瞿唐。教

我以詩賦見予之日有進則嫣然以喜掀髯而笑以告於吾父曰見益矣見能八股矣見益矣見能五言矣見益矣見能作短賦矣此非吾之力唯庭訓之良之故也至于伯禽則撻之而未嘗夏楚及我也諸弟子時譙訶之而未嘗讓責及我也則既受師之啓翼復受師之覆露報之未能而兩楹已見夢矣嗟泰山之乍頽抑誰趨而誰步羞種樹之難親空揮涕其如注具物十

種聊爲之賻吾師乎吾師乎其勿予吐哉

祭王司寇老師文

曰異哉嘗讀天問而所不解於天者衆也乃今又增一疑矣胡當蔚蒼而饑我季女胡際王而摧我名世如吾師者則所謂不憊遺一老者矣無以解之其解之以吾夫子乎吾夫子故魯司寇也少正卯之誅古今尊爲執法明罰之祖及女樂歸而君臣不朝燔肉不至乃不稅冕

而行矣古今尊爲難進易退之祖至於木鐸一
時垂憲萬世拔四科分五教古今又尊爲繼往
開來之祖而我師蓋一一宛肖之當其李郡之
祝文網春署之型粉侯抗疏而國本植張羅而
茅茹拔恒山之鈴閣旣高淮水之餘艋畢集桐
封襄而權璫必遏金穀筦而邦計以周此皆夫
子牛羊長會計當之餘事也至於正位爽鳩喪
師失地之獄欠死多逃士論目爲鐵案與少正

卯之誅若出一轍也闔媼構禍勢已燎原獨冒
兇鋒力爲彈劾及中旨削奪便破帽寒驢哭謝
朝士時賢有榮於華裘逾於馳驛之羨與不稅
冕而行若出一轍也方其目超驪黃手聚狐白
爾苓爾參旣拔十而得五旅進旅退或問一而
得三至於語語示以忠孝人人誨以勿欺與四
科五教又若出一轍也木菱山頽吾將安歸我
輩之聞訃而惋悼也又何異乎二三子之失聲

於塲獨居三年後歸構之奉命而營葬事也又何異乎端木子之築室生不能用之死而誅之聖恩之遣使往酌也又何異乎當年之誅孔子者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已矣吾師雖有斯飢不改婉孌沒值興王仍稱名世若於贈官榮列于宮銜易名已付于史局子姓聯翩貂珥相續吾師乎亦復何恨

代祭盧封翁文

曰古有云慶者在門吊者在閭胡人事之叅差豈食報於菑畲寧方橫乎銀艾乃遄薄於玉虛伊木鳳之來翥倏蒼虬之往紆疇雕紅績紫而不萎于霜霰疇奔脰喧濺而不徂于歸墟忽登堂而燕笑乍雪涕以欬歔正怡顏于曳綵曷遽報以削苴旣寬儲以福澤盍豐貸以居諸嗚呼太翁宿德而大玉不斷教子而羸金不羨尚羊不殊於鹿裘星精有儔於曼倩惟眠雲而聽泉

或手談而茗戰里井待之而舉火噩風因之而
徐扇爰誕令君逸才燦蓓橫六翮於鵬溟掇高
枝於娥殿宜起草於蘭臺先剖竹於花縣績已
著於十奇政匪止於三善天子載錫以璽褒大
夫屢騰以牘薦方將鳳翥乎梧垣唾手鳥立於
栢院嗚呼太翁不需犀玉遽追倥傯二室霾黜
河水悲咽向安期而把臂與洪崖而差肩驚山
間之猿鶴棄戶外之嵐烟翁雖于世乎一駒度

令君淚湧乎三川矣某于令君也分則微編吏
中土也咫尺仙躔終不獲奉翁之杖屨徒厯想
於執鞭乍焉聞訃涕泗沍漣修伊蒲之菲供遙
致酬於几筵靈兮有覺來格翩翩

三周祭先府君文

曰嗟乎父兮棄予也而且三年於茲也恍音容
之未隔想笑語之如昔踰三年而未遠曾未若
乎朝夕追而憶之豈不痛哉方去歲之孟秋當

緘經之已脫乃悲惋之莫釋不覺禮制之已過
雖然纓纓素冠表其衷心之欲墮哉乃今而統
綺之是着矣有限者服罔極者恩予則何日不
念吾父子則何夜不夢吾父以三年計之有一
千夜便有一千夢一千夢便有一千驚悲扶持
一千悲酸涕泗合一千夢若出一夢茲予有大
不解者矣嗚呼痛哉夢而得之夢而失之終夢
也烏乎見吾父哉嗟予父今望子爲莪予乃蒿

今况三年中積疴相仍不能多讀書以遂吾父
教我之心予則不孝甚矣雖然予小子病根去
矣志未敢墮矣其尚磨礪以須也且三年來家
道似日溫也家聲亦似日振也則父之靈實翼
我乎而孫子羽明亦頗讀書能辨之無以鄉人
之耳目無不謂其非凡駒也有而予若此雖不
才未足慮也有而孫若此雖不才未足慮也則
吾父九京之下實含笑焉吾父終身未酬之志

予必爲吾父酬之也父勿慮哉

小祥哭先孺人文

維泰昌元年歲次庚申十月廿五不肖男治麟
率孫羽明謹以剛鬣柔毛庶品之儀致祭於母
氏之柩曰歲月颺馳小祥奄至計我母之駛仙
馭也一年於此矣嗚呼痛哉憶麟之赴小試赴
秋試也才旬日耳才終月耳而我母不知其幾
屈指也赴春試也才閱三五月耳而我母不知

其幾倚閭也計生麟來曾未有隔我一年者而
今乃一年隔耶匪子之慟我母不知慟何如矣
其爲明孫納婦而東徙也不迹乎舍我母而去
哉則此中之靡有吉字可以爲孫也合卺是以
奉治命而東以比於禮三月葬之例則几筵之
香火不猶愈於榛莽之冷落也乎則母實有以
鑒我矣經練雖易號泣惟酸母乎母乎於胡求
之

大祥哭先孺人文

維天啓元年十月之廿五日不孝男治麟率孫羽明謹以羊豕庶品之儀酬於母氏之靈曰痛哉兒曾何兩載別吾母而今竟兩載別也其爲載二其爲月且二十有五矣其爲日且七百有五十矣何其遄焉而大祥之奄至也痛念吾母或以淚或以歎或以夢中之啼惋如一日也安所居則思食所食則思事所事則思涉所起居

則思慕所與語則思觸所愛所嗔之人焉則思覩所嗜所憎之物焉則思如一日也然烏所覲吾母哉痛哉吾母日漸以遠服漸以殺而麟之摧心崩肝者不異乎吾母之初逝也母則知之乎而兒方且黽勉以成母志而後見吾母於地下母其珊珊乎陟降于斯庭而無怨恫乎哀哉

三週祭先孺人文

維天啓二年歲次壬戌十月二十五日是吾母

三週之忌也不肖男治麟孫羽明陳牲絮酒而
酌於母之靈曰痛哉吾母以名期予名不成而
吾母病以至於歿是生我者母也亡母者我也
二年此念不寘於懷黽勉殘編期以慰我母於
冥漠中而故態仍復如是母而在不又不言而
懟我乎捻鼻自顧揣腹自度兒必終有以慰吾
母卽向者壬子之舉亦在吾父三年釋服之後
自茲而兒敢不竭蹙勉之哉卽吾父之葬也在
兒頭角少變之日邇亦遶一窀期而自憎頭角
之猶昨恐吾母之靈輒舉猶有不懌之色也是
以留母於堂予小子得以時而瞻焉怵然於中
而不敢以不勉是以吾母生我成我之初心也
維是轉眴三週纍纍素冠遄焉緇矣兒所以撫
流光對杯棬望靈帷而五內欲摧也

代祭張恭人文

曰羗發祥而啓聖兮遡懿踪於狄嬭惟內德之

懋集兮濬名雋於璇源蓋坤儀之覃淑兮昭吏
牒而燦雅南茲海岱之奧區兮乃篤生乎淑媛
旣象德於蒞若兮爰光禕於蘋蘩手機絲於夜
月兮奉滌髓於晨昏載績而伴乎吾伊兮施絳
而沸乎文壇襄鐸韻於璧水兮甘苜蓿於晶柈
助簷花之好句兮安恬寔於一瓊乃誕育我喆
人兮映青虹於短簷偕鹿裘於鳩杖兮弄英幼
以犀錢逮力任於緇縹兮乃畫粥而繼以熊丸

蚤駮驪於菟苑兮跨鵬海以翔搏濡兔毫於櫻
宴兮醉曲江之錦鞵聊栽花於一同兮憂虞响
於宓弦字昨績侔於恭茂兮題才名逾於臯歎
超驪黃而列阜棧兮收狐腋而轟玉笋之班幸
誤叨乎甄擢兮惜未獲尾菜彩之斑爛喜木鳳
之下狃兮娛翟幃於慈顏摩諸孫之繞膝兮紛
子衿之與進賢洎升華於粉署兮筦金穀以惟
艱紓司農之仰屋兮通國計於危邊率士飽而

馬騰兮賴轉粟而績橫於燕然乃再被乎帝賚
兮馨芝檢之連翩旣冠鷄鶉而爲郎兮將分銅
虎而導板輿以爲歡驚寶婺之霍黠兮睇雌霓
之蜿蜒望白雲而靡屆兮翹孔翠以遐騫縈白
兔於星佩兮驟青鳳於雲輶驅屬車於羣玉兮
掇戴勝之香荃我師方瞻嗟于天末兮思將母
而慰乎餘年胡仙踪之遄逝兮令慟慄以洏漣
空蕙樓與菌閣兮想徒注於梧捲冠蓋雲集以

帛唁士紳雪涕以悲咽墨縑交章而共挽素車
過脂以言旋某等辱苓參之籠貯成桃李之不
言痛母儀之消歇隔子舍於山川俎嵩雲之冉
冉酌河水之濺濺招芳魂而爲酌監僉舉之惟
虔

焚黃祭先府君文

崇禎二年己巳六月朔二日乙卯欽差行人司
行人男梁雲構以覃恩榮贈吾父以原職階文

林郎爰行焚黃之禮真曠典也因具牲醴庶品
致祭壙頭曰幸哉吾父之期我也而克償其所
願也吾父賁志一經作令二載弗獲徼報政之
賞而兒代酬之亦惟是食報於天以有此而
與皇寵綸尤希世所難逢者賁之泉壤則輝彩
當溢於九京而吾父困鬱之色此焉少開嗣是
而木鳳疊飛進陟一品逮親三世榮生我者而
再榮生生我者則吾父當益大快愉矣然綸緯
不際於承歡袍笏但燎於兆域則猶不孝之不
能承父志也又不覺泫然於此矣

焚黃祭先孺人文

崇禎二年己巳季夏二日乙卯欽差行人司行
人男梁雲構以幸徵覃恩贈吾母爲太孺人爰
行焚黃之禮誠曠典也因以牲儀致祭几筵前
而言曰向歲覃恩之命已告吾母今年閏四月
十九日乃荷寵綸天語褒美禕翟煥如吾母當

年之不憚當可以解釋無餘矣從此而疊恩殊眷遞下迭承進茲則太安人太宜人太恭人太淑人太夫人錫乃無已則吾母之快愉方更大耳所可悼者不及躬服雉瑀而但陳燎於總帷之前也實兒之不亟策力以蚤成母志不孝之罪終無所解免耳

酬沈司空文

我國家篤念勛庸于大臣之歿也爲之贈官易

名以崇其徽爲之延世任子以倡其後爲之樹表治竈以寵其骸誠曠典也然非功在旂常伐紀司馬者厥貺弗備而大司空以麟趾鳳毛具命世之材工虞禮樂克咸厥績而八閩文憲題玉揀金洎以人倫歸之外臺薇省稅菱尚尊若中土保釐之績則構實躬承之而士疇所追誦不忘者也及入典光祿而汰冗縮用大庖不盈實襄儉德出撫滇南值逆安之鋒正熾徵兵峙

裨出奇制勝遂以剪定兇逆宣捷露布鼎彝爲
篆璽書下褒是役也卽裂土不足酬彤弓覺其
尚儉萬世之下實有竹帛在耳爰佐司馬而豐
芑之綢繆不遺蓄租載陟司空而東南之營繕
庸在鳩僦 帝眷正濃民望攸歸以爲參軌伊
望著功戡攘於以躬佐中興豈不亦明良希觀
哉胡乃昊天不憖箕尾忽騎星辰之履倏藏洪
安之肩爲差此朝野所爲震悼而聖主所爲惋

惜者也滌念膚功旣隆之以保傳復加之以世
及已錫之以秬鬯更除之以玄堂而廷遣構曰
司空建牙南服實靖鬼方之寇功不在銅柱下
念茲戎功猶將麟閣貌之而墓口翁仲唯爾匠
石是鳩往欽哉構旣載命南來敢不躬操畚鍤
以相斧室之成而後歸報 聖主曰原奠堵作
泉清山輦司空魄是用安將帷蓋之思或亦是
慰乎構也追甘棠而治松楸履桑梓而觀花萼

且蒼輿已鯤擊而鳳翽諸幼且蟬聯而鵲起愈
以見我公種德之滋發祥之遠矣去思變爲遺
慕遙遡快於目擊特炙絮於公前而以吊以慶
云

祭版曹李瑞翁文

十五解

河紆宛兮復洄次披牙城兮蔚令哲伯傑出兮
容冰雪懷天琛兮斷鬲鐵紉蘭茝兮吐旃檀錯
火齊兮襍木難駮驥英發兮蚤登壇抱驪珠兮
映泥璠聲噌吰兮細响寂戰輒摧鋒兮號無敵
僉曰渤澥兮鯤浪擊長風不借羽翰兮壯懷激
帝虞隱鱗兮亟彙征偕儁髦兮振菁英採藻青
規兮謁帝承明三從花縣兮小鮮烹掣吳鈞兮

剽勞縛割煥秦區兮妖膽落落治才一時共詔兮
循譽綽臺垣虛位兮待揮霍招忌兮蛾鸞佐二
千石兮表秦關談兵聚米兮豹畧嫺陟爽鳩之
署兮民自以不寃移版曹兮治金穀積帑庾兮
裕邊腹行河理積兮望脂軸懷遂初兮復邦族
驚山雉兮玩濠條采芳杜兮于河洲及夜分兮
筭牙籌作鴟夷兮維其儔荒爲穀兮豐爲玉航
流鴻兮繼金粟贍窶起餓兮漑鄉曲遐邇仰惠

兮歌相續開佳胤兮嗣白邕博脉望兮擅雕龍
掄高魁兮脫銛鋒兆金姥兮對芙蓉伯姬小子
兮欲加膝德意稠疊兮奚指述提命諄切兮勸
緇帙依色笑兮忽焉失設祖帳兮送予行偕計
吏兮快嚶鳴計誰云兮來帝京百莫贖兮阻漳
洛憶玉山兮何萃屺渥朱顏兮明鶴髮泰忽摧
兮海忽竭願言思伯兮淚如汨伯驂螭兮不可
追拍浮丘侶洪崖兮擁芝蓋而抗雲旗星佩兮

雷輜騁玉屋兮息瑤池神仍歸兮藐姑射仙骨
何藏兮啓窀穸招伯不來兮九幽阻俎由雲醑
河水兮藐予思之彌劇

代祭董太翁文

維翁降神於光嶽釐秀於歲星鶴情而龍性
史以鮒經雖髣髴之皚皚尚矜佩之青青續書
徹乎汲冢學禮訓於鯉庭履絕於宰室食謝乎
侯鯖絃壺充其左右紳士奉爲典型育河東之

三鳳共煤帳以囊螢羨元方之遄飛徂萬里之
修翎旣生花於藻榜遂更瑟於鸞廳業化成於
良壘復賜璽於明廷爾乃雪臺移玉露掌再零
如駕輕而就熟適觀成以求寧謀導輿而曳彩
竟賦囂而悲餅抵故封而捐舍望絲紕以目瞑
嗚呼生榮死哀名遠骨馨任猿鶴之悼影誰熊
鳥之鍊形隨洪噓以蹈海並列子以御冷俎白
雲而酬河水奠少慰於尊靈

代祭張母文

惟坤珍之韞粹兮嬪淑秀於蘭閨嫺內則以維
貞兮侷螻蟻與萋犀救不鬪於袷服兮服必嚴
於禮袿字名雋以曰嬪兮舉光案以齊眉爰焚
膏而佐讀兮映機杼於青藜屏珩瑤與珠翠兮
購玉躑與金題旣沉酣於研蠹兮乃交贊於聞
雞著擊光於菘圃兮竚驅騁於金泥矧聞德之
婉嫵兮寧有涉於礪溪躬溫惠以撫柔兮恩恒

逮於傭奚德宜膺乎禕翟兮轡遽策乎雌蜺偕
三鳥以安適兮薄瑤池以還西遡雲輶之溟藐
兮追蓉柳以棲迷憶余之談經於浚水兮時方
值乎燕婉鞠指流光之易逝兮已追白兔以懷
棲卜佳婦兮咏雪之女許坦腹兮大耳之兒鸞
鶴驂兮禱誰結窀穸閉兮芳履永睽絮我酒兮
炙我雞慟佳城兮朔風嘶靈兮靈兮或來棲矚
予悃兮白雲低

祭李封翁文

曰嘗見天之奉人也有大奉之者輒備極人生之休美以奉之而人見其有餘天若見其不足此天之道耶人之道耶構於大父詫其享天之奉之備也生子四丈夫不封胡羯來而大司空召棠傳雨幾遍天下綸綍時覃大父累封至大司空我侯仲君花繁兩邑大父又以恩晉秩犀玉疊至爵品巍崇生膺八座之綸者世復誰

耦而紺瞳綠鬢行年八十矍鑠健步有踰少壯飲酒數斗不醉左絃右壺每申旦而忘寐且損貴下士夷度如春執雌處後於物無不容此真太和元氣我夫子後又一人也司空受命眷倚方篤我侯治邑頌聲初溢大父竟登仙籙以去福萃衆媿壽登耄耄天之奉之者蓋無纖欠以煩生人之惋惜卽人以吊予以賀大父心是予言而欣然以饗

祭李孺人文

曰雍丘浚水蓋七十里而遙姑之生不能歲時
數迂雲輶備洗腆之養以娛我姑歿不及親歛
含就擗踊列侄罪寧可贖哉今者窀穸有期將
同我外弟洎厥配節婦戴孺人歸於兆域予小
子則絮酒蒲伏而哭於三匱之側予則痛哉予
則何能勿痛方外弟之嬰病也母皇皇然詢醫
檢方咨巫問覲眠食俱廢二豎已伺其隙矣俄

而弟疾不起姑見弟風氣日上方以祖武期之
而遽先朝露姑之五衷糜矣予小子勸以豁情
散哀姑不悟也豕婦矢志靡他從容就義辭托
黃鵠竟化白鳶名則芳矣姑淚寧可收哉神傷
心摧肌容漸銷曾幾何時而凶訊至矣痛哉我
姑婉孌性成重以大父大母之訓誨夙嫻內則
及事我姑丈克備婦德所生所適皆薦紳家而
居無富貴之容且樛木逮下有小星之風終溫

且惠其篤慶螽斯良有以也我姑丈以象賢之
嗣驥伏有年匪久當中金埒之選鑾坡綸扉鞠
指可期 皇朝榮內之典載在令甲翟禕之華
含笑受之地下姑何慍哉外弟多才乏年婦節
不泯弟名亦不泯流映竹帛昭垂志傳使千秋
下讀之曰某才士以烏衣之儁賈志蚤世厥妻
顧情好以身殉之誰不雪涕咨嘆儕之青陵白
石之列哉揆厥所生姑且併以不泯此更可以

解三竄而破涕爲笑也夫復何恨

代祭兗州府魯王妃誄

曰肇蟾兔以濯魄兮下星躔而受生旣脂築而
玉刻兮復蕙性而蘭情嗣狄嫫以纂聖兮頎姪
姒以飛聲天作合而立配兮正陰教於藩封賦
鵲巢以送御兮垂樛木以纍縈飛芝檢以崇徽
兮炫翟禕以張榮調婉德於鳴鳩兮孕酥氣於
飛螽衣浣服以昭儉兮鏘潔韻於瑀珩脫簪珥

以翼德兮錡隆譽於東平逮貫魚以承寵兮感
姬媵於慧星懸篁杖於椒壁兮橫天海以爲容
拭鉛華以棄遠兮唾珠玉以隨風愛福祿而珍
惜兮友琴瑟以穆承柰何柰何雖曰嬪於王家
兮而實偶逃於仙籙也或有邀之於瑤池兮而
肯久貯此金屋也縈星佩而披霓裳兮爰駉鸞
鶴而綰雲轂也豈朋白兔而弄金墓兮服靈藥
而稅月窟也望蓉柳而渺難卽兮珊珊來遲而

何可復也玉匣珠襦閉玄堂兮環龜息之區竟
喪母儀而失所鞠也柰何柰何某也伏寵澤難
指數兮祝岡陵於二尊驚寶婺之銷歇兮淚溼
溼而沾襟乃日防河如防寇兮徒絆足而靡奔
爰東望而扶臆兮酌河水而俎山雲或餐其英
或飲其潔兮以將其痛而以招其魂亂曰黃雲
四屯慕海岱兮青鳥西奔雲駟載兮陀崖鷲嶺
衝飛駿兮蘭簪丹裾歸難再兮言念莊惠滋其

慨兮

代哭汪岡卿公誄

曰塊北莽宵氣化周折一生一奪一開一結匪
摧梁棟若恹豪傑獨舉我兄苞炫鳳穴德伊圭
壁才豈染稅筆連風雨文如電掣氣蓋古今調
孤春雪垂天翼矯天池轉瞥美錦聿裁莖露羣
啜朱琴兩韻襦歌四徹威雄擊鶻乃冠豸鐵齧
政孔肅狐鼠罔蘖花驄按晉風力愈烈獨抑稅

璫隆燄遽滅破柱埋輪奸宄氣噎載貳岡寺淙
陽駐節驟裏風嘶龍媒膝嚙駮駮三千雲錦成
列八年甘潤環滌感結帝曰俞哉爾踐其正修
我牧事天房其盛兄拜稽首乃承鼎命都人咸
喜邊腹交病得公搏掄奚憂梟獍胡天不愍摧
此老成天柱若折玉礎以傾人琴何在宇宙誰
撐至尊惋悼朝野震驚川嶽霾暗風雨哀鳴嗚
呼公也和以飲人冲以對物家邦無怨身世何

拂壽考維祺子姓芬蔚玉樹蘭芽應嗣簪紱
某
華萼餘映水木攸同襲借清徽追步崇隆與偕
夙夜以報丹楓音來不佳頓碎五衷九幽一隔
眉宇曷逢丹丘結侶玄鶴獨狎槭詞遙莫雨淚
蓬蓬亂日寒烟黃霧慘不收兮帝鄉杳冥白雲
愁兮績在鍾鼎罕儷儔兮返爾仙籙問浮丘兮
回視世塵伊泡漚兮遙將明水酌一杯兮

祭趙開州太公誄

代

曰翁將奚適耶將侶洪崖而去耶將共赤松而
遊耶將繫麟騎鳳而往耶將稅止於蓬玄容與
於丹丘耶胡不駕爾車鹿胡不策爾杖鳩胡不
調爾玄鶴胡不狎爾海鷗胡不待乎金紫胡不
轉乎軒輶胡不歷虎鹿之永筭胡不度靈椿之
春秋胡乃厭火宅之相煎起蔚藍而夷猶息北
海之樽壘輕南面之冕旒悲乎猿鶴號矣鶴鵲
山哀浦思月冷雲愁徒使令子血淫淫而難止

淚涔涔而莫收訃初聞而罷市哀聲震於一州
遠人聞之亦不覺涕泗而交流翁兮翁兮雖未
沾乎龍章然既有此鳳雛幸慈恩之高紀復首
分乎竹符治京輔之名郡散甘澍而羣鰥屬綬
仰而知畏窮編酌以皆蘇隣封資其波及當宁
嘉其辛劬行將飛乎芝宇亶所生而褒俞乃竟
棄爾令子不臘不臑飄焉長往與天爲徒也乎
某也辱在隣部待命守株遙祭明水用致束薦

挽仙靈於漠漠監鄙意之區區

祭王師母文

天降淑媛夙備內德以襄輔我夫子歟歷中外
擊礮瑄媪雖翟茀未御而梱政修舉出則副車
以從時寒燠以變絮葛調炙臠以共啜茹無不
適我夫子意者歸里則止足以相慰倒度閣以
待賓客備飲儲以供遊賞無不順我夫子旨者
爰誕名駒嘶風朱汗窮汲冢竹書之秘哀然爲

一世大儒貴以延世則鐵豸是冠神羊爲伍從
森栢中禱然如臨風玉樹匪久且將握筭粉署
影組熊軾則六珈且於母乎是簪胡不待而板
輿以迎且雲輶而逝乎凡我弟子辱師甄擢夙
服溫惠偶焉聞訃不覺涕泗相對而素車不能
往哭乎總帷也爰陳諫言以修望吊維靈其不
泯而監我乎

祭李安人文

曰傷哉母也策鳩矍如和熊晏如飾翟振如才
逾七袞也而遽捐佩珥以去况抱病儵如召醫
驟如長逝突如不獨嗣君之擗踊號痛如不欲
生也而予小子辱在葭莩母及伯也道之如其
道子也飲之食之如其哺兒也其聞訃其臨吊
有不知泣之何從者而且窆期及矣雕薨繡闥
而居者且將長扃幽邃之中而予小子又不覺

涕泗之漣洏矣既而曰賢哉母也其生也感幢
幡之異泊爲大室婦而躬操作之勤機絲井漚
無弗躬親也初以縹囊勸伯學既以米壺勵伯
操晚以牙籌佐伯中夜之商較而其鞠吾逸仲
也不啻若自其已出也翼之惟恐其不遂也課
之惟恐其不力也期之惟恐其不大也而御臧
獲婢侍則劑嚴與寬而用之壺以內譁語不出
讜語不入家人數千指既戴伯而復戴母若二

天焉是非夙嫻於內則何以協當之無一謬乎
既而又曰備福哉母也賈翁覓壻而得伯快壻
也母得伯事之良丈夫也伯之家陶猗無加而
母之伯爲令爲郡爲尚書郎而母隨之恩綸
兩覃也而母膺之翟禕焜煌而母服之逸仲鴻
才重抱一世大儒也而母子之方且三大艱相
接三春官弗上績學日深海內皆以芙蓉鏡下
相期母重原之內又且含笑而與伯交相賀也

母也而又實憾焉予小子情至無文悲極不韻
母其據我而監我哉

代祭遼東監軍李文

日嗟海嶽之降靈兮若浣神以蠹標結蜃樓以
爲氣兮累螺黛之盤霄旣澡槩其胃腸兮復丰
姿之令韶少斂經而稱鑽蝨兮抗竽技之承蜩
羨雲津之雙化兮排鴈影而控扶搖陋製錦而
橫經兮揭絳紗以高飄敞虎座於成均兮集英

遊以歸挺陶佐計相以持籌兮儲金穀而息科
徭畫畿輔而出守兮歌牛劍而犢刀峙藩垣于
山右兮更醫斃而起凋忽三韓之多故兮雅借
乎萬甲之與六韜燦斗文其獨耀兮矢朝食而
戒征輶旣苦二豎之交縈兮乃倚閭者更目斷
榆關而憐白髮之蕭蕭抗令伯之疏以零淚兮
將母來諗而豈以遂其逍遙柰東山之蠟屐未
穩兮而蓬玄之駕已趣也北闕之鳳詔欲徂兮

而修文之命已邀也誰雨露而忽電今伊翦鬱
而倏彫眺海天之黖黯兮嗟我心之孔恂恂追
遡於疇向兮實及爾以同僚時奉之心燭暨予
二人兮何翅乎墳麓之鳴和風樹之刁調爾乃
各官於一方兮已望落月而竟銷况淪喪之已
半兮益悲乎世事之鹿蕉彼奉之雖幅巾於衢
巷兮猶支頤而吟嘯自若卽心燭之作記於玉
樓兮亦上下兩無所縈何若我公之驚竟於風
燭而灑淚於齷齪也哉弟也念人琴而隕涕兮
時徬徨於中宵揀濡削於記室兮更予情之鬱
陶愧風塵之繼絆兮不能親啓乎血骨素車白
馬伊何人兮唯予音之嘒嘒爇予言達九幽兮
或靈竟之可招

祭泗泉宗侯文

曰派疏銀潢支橫玉牒帝飈七傳玉椒六葉天
才瞻逸圖書幼涉畋史斂經金題玉躐孝友性

生東平追躡英槩昂藏名喧義俠陶白坐擁於
物橐篋遊集探九門多彈鋏桂邸增崇雲薨飛
接稼滿郊原花發別業泉石林澗日勤步屨金
輦芹宮殿庶岌業惠周膏火焚析觴鞞藥餌榜
禪遐沾邇浹海隅不靖扼擘擊楫輸貲佐餉國
恤是協焚券高風令聞譁譁宜登期願倏栩周
蝶已控鶴翎將封馬鬣追遡令誼流淚盈頰邊
豆無多威儀維攝神之鑒之予衷爲愜

代祭周大理文

日盼杓榆兮渺茫念戚故兮神傷胡昊仁之不
愨摧鷲厦之虹梁嗟型儀兮頓失橫涕淚以流
浪遡杰蹤其未遠審靈孕之非常意厯精於星
緯度取氣於衡湘探載籍之狐腋聽夜雨兮雞
窓每嘔心於古錦騁逸足於飛黃壓藻榜之春
宴筮花縣之星郎瑞兩岐之秀麥芾二邑之甘
棠斟酌醲於露冕紀卓異於垂裳策花驄而拂

曉控白簡以橫霜塵塞威騰乎繡斧驚車聲懾
乎豺狼肅僚握墨綬之刀尺題才第青衿之短
長燃通天之靈犀而形昭乎水族鳴朝陽之瑞
鳳而音協乎歸昌爰升華今廷尉肺石間而刑
措乎 析揚需次分麟符之鄭重移眴眄鵲錦
之焜煌胡不參軌伊望以上下乃竟差肩洪浮
以頡頏胡不勒殊勛于烟閣而垂其偉駿乃竟
賁壯志於夜臺而恣其尚羊日者寇禍未殄蠻

燄復張正倚之以剪妖氛之重胡倏而隕歲星
之光亶厥長之未盡知其後之必昌冢君尚戮
其實氣次公初逗其英芒矧孫竹之競爽又觸
目而覲乎琳瑯累貂珥於七葉卜牙笏其盈床
覘厥祥其長發知食報之未央其也托姻知於
世好每浮沉於汪洋挹闕模以自范仰大度之
包荒悲豹轂之不返悽人琴之俱亡暗梁月而
墮鬼碎峽猿以迴腸眺井里而愾嘆數人鬼以

悒快何生死之非泡影何聚散之非滄桑此莊
生所謂爾已返其真且不易之以南面王者也
又何必求爾今皇皇

誄王太翁文

嗚呼哀哉東海之濱有丈人焉澡槃於海疇尚
羊於林壑風雲不繞其夢魚鳥足供其樂讀書
而不求乎圭黼儒服而遯跡於城郭餐松餌朮
而摩甍於志草眠雲聽泉而羞稱乎管葛每左

絃而右壺時或歌而或罟駕鹿車而尋壑經丘
策鳩杖而拾花敲籜爰誕育我令君橫九秋之
雲鶚傍聖域以橫經依海邦而振鐸慶父母之
孔邇埒子男而列爵當彩衣之暫釋對慈顏之
矍鑠曾分符之幾時恒陟岵以遙度擬捧輿以
承歡忽悲我而淚落嗚呼哀哉縱憶子以牽懷
宜有喜而勿藥胡不觀其栽花而製錦胡不待
其簪筆而佩橐胡不需木鳳之來飛胡不俟鐵

豸之共着乃仙期之感迫使人聞而惋愕嗚呼
哀哉我令君雖暫膺民社而倏罹苴經將終成
父志而遄陟斗杓則我翁雖不生獲鼎養而一
命未邀乎封侯沒博芝泥而九京亦不爲落莫
矣控山雲以列俎挹河水爲清酌奠翁之靈容
兮與兮以鑒予輩之惋恪

代祭王孫三泉文

曰維靈帝室之胄藩裔之孫青社之貴朱邱之

尊介潔之樹孝友之敦柴柵之脫籤軸之勤嵩
河之抱雲漢之文竹石之趣風月之襟投器之
忌開閣之欣南華之卷北海之尊百觥之罰一
字之分雲外之綺酒中之玄揮塵之妙選句之
新增鹿鶴之麗驚貂蟬之賓至若侍疾籲代伏
苦長號築廬斧室骨立荻蒿烏聞哀至鵲倚碑
巢淚栢欲枯駟兔誰招籬菊示異天語來褒馮
華張徹並轡聯鑣誠銀潢之盛事騰寶牒以光

昭至若賄喪脫駮瞻危損羨信陵虛左田文焚
券居厭華奢訓家清儉龍子鳳雛珠光玉炫孫
竹成林含飴自玩固宜乎眉龍齒鯢柰何乎燭
風雪霰遂駕霆而鞭霓竟蛻昇而泡幻嗚呼靈
輻將舉祔翁於竈鶴嚮並翔仙籙雙冠爰滴明
水敬嗽菲奠俗跡浪羈齊心如盥無繇執紼靈
其我鑒

代祭余廣文先生文

集詩經文

曰不弔昊天人之云亡涕泣如雨不可彌忘彼
美人兮東方之子亦旣覲止思樂泮水念彼共
人終日七襄成是貝錦出言有章青青子衿教
之誨之是則是做華如桃李壹者之來及爾同
僚適子之館兮維子之好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如兄如弟心如結兮跂予望之如圭如璋以祈
爾爵於彼朝陽視天夢夢大命近止不可救藥
寤其死矣濟濟多士憂心欽欽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子兮子兮。總角中兮。熒熒在疚。樂子之無
知。曾是不意。居以凶衿。愛而不見。實勞我心。小
東大東。時萬時億。道之云遠。自詒伊戚。山川悠
遠。至於海邦。曷云其還。我心孔傷。日月方奧。匪
車不東。哀此熒獨。感感靡所。騁歸哉歸哉。之子
之遠。率彼曠野。遠送於南。生死契濶。女轉棄子。
睠睠懷顧。潛焉出涕。佻佻公子。行彼周行。終踰
絕險。在南山之陽。作爲此詩。維以告哀。神之聽
彼空谷。

代祭余廣文先生文

曰惟翁。烏衣舊望。白鳳時名。庭恒趨鯉。教繼和
熊。識超十翼。賦陋三京。吞吐蜃氣。澡槩芳蘅。蔭
若玉樹。峭比金莖。三餘旣足。六翮遂翀。文璠繡
虎。技擅屠龍。牛衣雖泣。地珠轉重。誰謂荆棘。乃
棲鸞鳳。其鑒其別人。曰水鏡其馨。其欵人觀。塵

柄虹玉含輝月溪爭映乃檢闡牘得人稱慶乃
握邑篆懸魚堪頌言其揣摩畋經斂史坐窮蓮
漏聽殘蕉雨言其揮灑戛玉樅金氣噎屈宋巫
小儀秦言其推敲風吟月弄龍鳳笙竽元白伯
仲人之望之鰲禁鑿坡星辰上履貂珥鳴珂昊
天不憖益以沉痾法窮刀圭手束鵲齋春風不
度薤露隨歌遠近聞之涕泗滂沱某等竊景芳
型旁分樾蔭羽褪怨蟒英落悲薜有身欲贖無

天可問陳是明水酌之靈襯白雲英英靈歸孔
迅

祭羅倅文

嗚呼翁哉熟鵠黔而烏白孰鏗天而殤壽孰鶴
短而鳧長孰蟒絲而蛛驟孰躋清而史濁孰椿
先而菌後變白衣於蒼狗嘆人情之悠謬姍鵲
蚌之自愚笑蠻觸之誰鬪彼紆青而縮紫寧流
枕而石漱視震古而貽今反捐軀而絕脰迷玉

石於俱焚縱薰蕕而誰歟想毒遭於沙含甘無
窮之僂僂點溫粟之白璧短善舞之長袖書咄
咄之怪事空皎皎而莫售遂悲憤而填膺竟山
頽而玉瘦既抱屈以求伸更往昇而來仆至疋
羸之已極卽和鵲其何救嗚呼翁哉功高沉璧
勞在河流鸞棲藜棘波靚陽侯詰人忽萎我心
用憂白雲飛恨河水哀流何以奠之明水一卣
矢斯哀詞以達九幽

祭余廣文誄

曰嗚呼公耶何予相見之晚而舍予之遽耶以
爲非緣耶何南海西川之遼絕而獲荀爽之御
耶以爲緣耶何把臂而失之遂溘然而長逝耶
方余之遊燕市也公之名如沸也則見薦紳先
生相與尸而祝之者無不曰若其應瑞於蓉鏡
乎若其給札於蘭臺乎若其藹霍於江花乎若
其翦鬱於晉槐乎及余之班荆而對我公也而

公且骨立而不勝衣介玉山而若削餘奄奄之
氣息余詫焉退而問曰何名之重何貌之臞何
咄咄而若不足何悵悵而若無所之耶左右曰
青衿牛耳屢盟屢執縹帶芸籤日吟日披赤牘
儷言觚墨不離乞言之使填溢戶外而郵答之
無隙也况積薪而處後望鹽坂以長嘶悲斷瓠
之無庸傷鳳吹於金輿是所以同三閭之顛顛
而抱五噫之長悲也乃余僅一再見而公已伏

枕矣伏枕者未閱月而公已蚤世矣人以爲損
璧水之金鐸余以爲喪國家之玉礎剪斯文之
羽翼失衣鉢之鼻祖余乍焉而聞訃幾摧殘於
肺腑旣馮尸而長痛涌玉筋以如雨青衿聚而
哭之者皆拊膺而失聲覺海乾而桑枯怨津梁
之旣斷哀馬鬣之誰築乃余問其橐罄如也嗟
黔婁之短被曾手足之莫覆乃脫驂而我殯或
於焉而瞑目第嶺海之遙也且萬里焉安烏飛

而雲逝况馬瘖而僕痛度窀穸之何日誰種樹
而執紼也嗚呼哀哉余力爲之告哀於上大夫
且再閱月而靈輜始克舉而南也余招其魂而
慰之曰海水濔沈浮沉古今兮泡影幻空浪淘
朱垠兮簾鼠暗齧誰驅雙輪兮塊塏徒忙愚弄
哲人兮鏗殤同盡何論茵樁兮顏冉非妖地下
修文兮君有令子頭角嶙峋兮君有宿名煜雪
海濤兮君有具眼獨辨龍麟兮青箱堪繼珥貂

猶存兮壤芝檢實快爾襟兮

祭余廣文誄

惟南海之橫帶兮亦濶濶而虹洞乃仙羊之奧
區兮對蜃臺而孤映何靈秀之獨鍾兮實孕精
於浮磬繼青箱之家學兮復吞石而吐鳳蚤接
武於鴻達兮覩崔子之相應例榜花於弱冠兮
耀地球於照乘越萬里而對金門兮幾限值於
蓉鏡暫戡羽於蘭城兮待罡風之遙送執牛耳

以登壇兮彙多士而文盟屢訂瑩月鑒其涵清
兮更埏埴之潛用主帝里之文衡兮賞彭宣而
鄭重果朱汗而冠天駟兮信九方能別沙苑之
貢若乃傾蓋以對我二人兮卽相視而莫逆坐
春方之旁噓兮映絳帳之餘輝聆胸中之玄草
兮近眉宇於紫芝哦蘭臺之明月兮常傳鉢而
催詩若乃伊吾於一室兮惟日選乎牙籤每撚
鬚而據梧兮對沉水之餘烟更上大夫之郵使

而乞言兮手不釋於槩鉛旣駢四而儷六兮亦
累牘而連篇雖人奉之以什襲兮不覺已刻肺
鏤腎嘔心而糜肝蓋二豎之久據兮漫鍼砭而
無投以積延於今日兮雖蘇鵠其何救悲鵬鳴
而蜃汜兮遂促賈之年而權顏之壽方望遙羽
鑿坡兮燃天祿之青藜乃遽修文於地下兮化
麟鳳而去之嗚呼灑青衫其偏濕兮慨珊瑚之
蚤碎多士之欲百身以贖兮咸淚竭而心碎阻

烟雲其萬重兮何日歸窆於家也靈輻將舉兮
安能執紼於天涯也嗚呼紫綬貂冠其蟒羽兮
相師公侯其塊塏兮泡影電光何憂喜兮立德
立言不朽留兮鳳雛軒軒志可酬兮九芝可馳
賁荒坵兮我有明水祗一卣兮爰酌舉前達九
幽兮

祭祀侯王封翁文

曰謫曜自天降神惟嶽生我翁兮峭乎其拔立

焉若削蠹劔峯兮玉屑之文粲花之論落譚鋒
兮文陣雄師詞壇盟主譁重名兮玉懷不售劔
按莫投困遭逢兮驪以珠藏豹以文隱竟鴻冥
兮閉關著書種學績文稱卧龍兮眠雲聽泉餐
松餌木嘯山空兮松竹滿庭水石滿堂卧高春
兮玉樹蘼霍珠胎的爍育我公兮羽青貢鳳汗
赤閑駒化鯤鵬兮春嘘桃李升兆鳥魚重丹楓
兮乃昇墨綬乃綰銅章宰雷封兮魚生馬齋虎

伏雞剖溢誦聲兮豸冠可簪彩筆宜珥竚承明
今三錫殊恩九芝異寵會馳封兮忽蛻火宅往
遊溟寥覓奚從兮左拍洪崖右携赤松竟無踪
今山哀浦思鶴怨猿驚徒空庭兮我公聞訃踊
地呼天淚如傾兮方罍潘養遽斷狄雲宵莫從
今鳳麟之洲蓬玄之島或杖筇兮予與我公相
視莫逆嚶其鳴兮聞茲罹變百身莫贖心如崩
今爰束生芻遙絮明水將予誠兮

代祭李生文

曰嗚呼夫人壽夭之故亦大矣胡爲而大椿之
蘄霍胡爲而朝菌之搖落胡爲而龜鶴之長年
胡爲而蜉蝣之閃爍胡爲而錢鏗之迢綿胡爲
而齊殤之折削是果孰引而長孰摧而短孰長
而可忻孰短而可慘自達生者而觀之飄飄乎
天地若虛舟汎汎乎韶華如櫓篙蜚蜚乎日月
若風帆浮浮乎空華如影泡此溱園等之于蘧

廬蘭亭臨文而嗟悼者也嗚呼哀哉君幼稱聖
小長托賢關絃烏衣之儁杰衍青箱之家傳將
空羣于冀北時振翮而圖南柰何乎二豎爲祟
天奪其年沉疴不起遽爾遊仙嗚呼哀哉有兄
有兄鴈行失色鳳毛彫翎空雨泪而悲咽有妻
有妻兩髦矢節黃鵠飛恨傍櫬幃而流血有女
有女髮未覆額門楣有待僅流如綫之一脉嗚
呼哀哉如公之筭可謂短矣如公之遇可謂蹇

矣兄弟亦旣遠矣箕裘亦旣翦矣嗣續亦旣殄
矣載營魄而登遐亦旣不可反矣白楊丹旄將
輦而歸之窆矣某也情係葭孚誼通休戚禮宜
執紼以送窀穸先酌明水索爾冥迹英魂未散
於焉我卽

代祭耿充宇文

曰視天夢夢麻沴莫審爚我衷兮印艱猿臂渴
殞文園迄無成兮彼跖而壽此夷而摧渺難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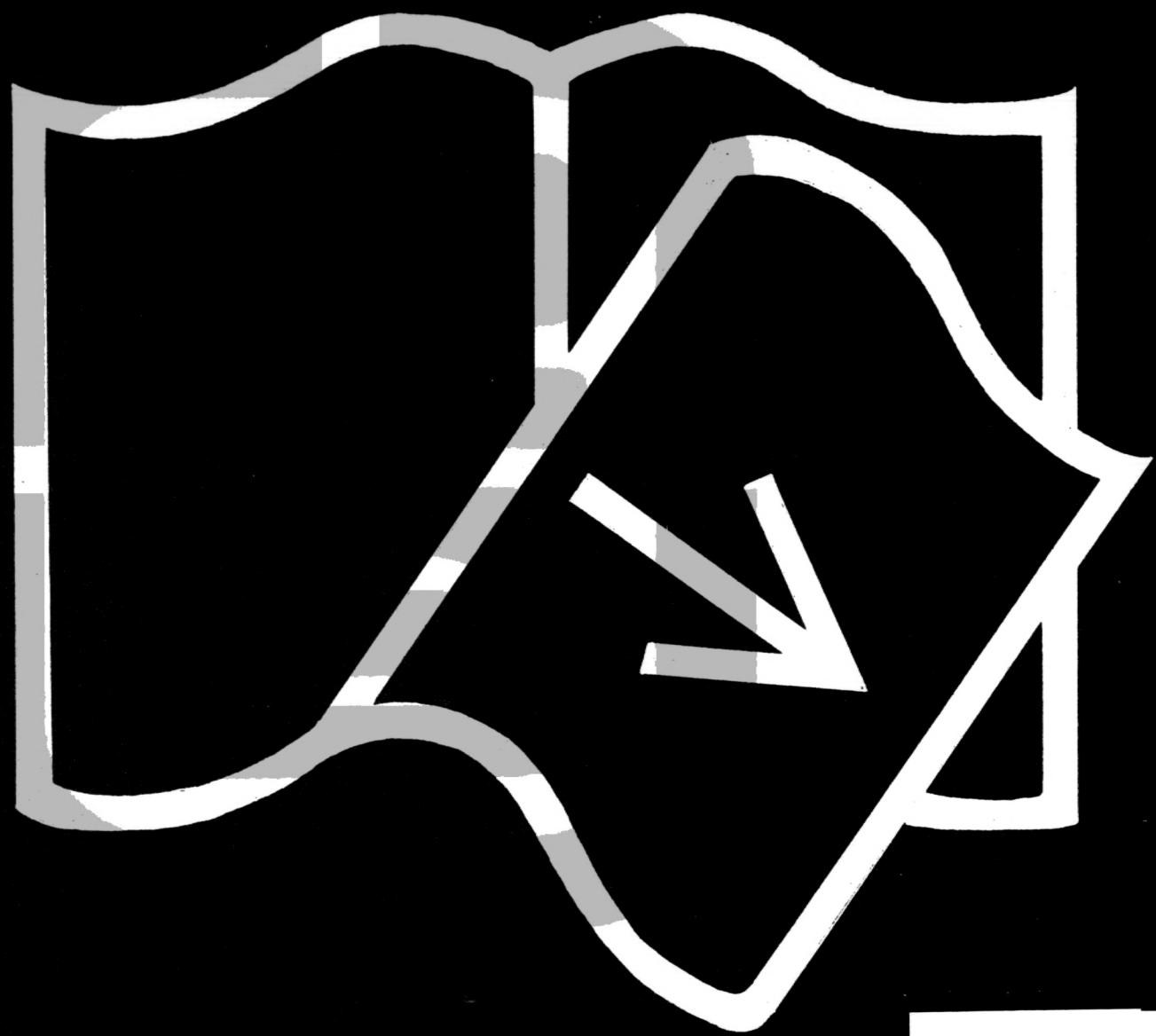
今石火電光泡漚塊螳恍俄頃今濃華非炎幽
結非冷不易躬兮支離滑介觀於冥伯達此生
兮齊之殤子勿謂其夭等錢鏗兮安期洪崖後
天而老竟無形兮七百不汗三千不折終杳冥
兮嗟爾之生嶽嶽歷落困監車兮蚕食國餼文
燄莫撲嚼石鍾兮七困棘圍牛衣洒淚短鵬風
兮筆落驚人文成泣鬼羞雕蟲兮說翼毛帶以
課後進羣蜚英兮誨爾二子元方季方負時名

今沙苑兒駒追逐風電佇蒔翁兮爾能居積漸
致殷賑華爾楹兮含飴弄孫氣俱食牛玉筍藜
今時將以爾賓於王家列章縫兮奈何昊天不
憇一老催爾齡兮鵬鳴蜃汜猿怨鶴驚我心忡
今嗟爾不留賫志以沒悲半通兮爾子樂樂呼
天踊地衰莫聽兮子孫繩繩將大爾族目孔暝
今子聞爾訃百身莫贖懣填膺兮爰具生芻以
追爾菟淚如澠兮明水一觴爰酌爾前達九京

兮

祭景侯文

異哉天乎胡奪吾令君之陡耶胡不令烹小邑
之鮮那胡不令把麩元之斗耶胡不令種河陽
之花耶胡不令垂彭澤之柳耶胡爲乎一疾之
不救而竟與葉縣之喬翛然羽化而爲耦耶嗚
呼是豈蘭人之不幸耶而奪其慈母耶抑豈子
輩之不幸耶而奪其芳慕耶嗚呼公耶蚤售駿



原件短缺

P59后缺

